中华古籍保护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名將

定西侯蔣貴江都人永樂中起小校累功世昌國衛指揮同知又從征北虜九龍口大松嶺功陞都指揮僉事充參將擊番賊深入奪橋冠軍進同知鎮守松番討平叛羌陞都督僉事充副總兵盡平諸番陞總兵正統元年陞右都督總兵討賊王阿台擒乃顏剌忽李羅封定西伯七年征木籠川功進侯貴奮起卒伍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擣賊衣

粮器俠身自囊負不役一人臨陳冒危險衝敵爲
士卒先所向披靡雖目不識字短於謀畧然天性
朴忠忘巳下人故能有成功登上将爵通侯爲一
時名将卒贈涇國公孫瑛嗣侯總兵甘肅顧能劾
御史罪狀曰臺官豈盡桓典耶操江上六事極言
江防護南京根本宜控扼要害克平胡将軍禦邊
數有功卒贈京國公謚敏毅令嗣侯
山襄毅雲直隷徐州人深沈有将畧工騎射永樂中
以指揮從出塞歷功陞都督僉事宣德中充征蠻
将軍鎮廣西廣西溪洞徑獞叛服不常歲殺掠吏
民先守将錦都督觀英武有文頗尚誅殺雲至嚴
號令公賞罰而靖以寬仁與獞酋戰臨機制變身
先士卒所向有功三年討柳潯賊斬殪二千五年
討平樂蠻斬四百討慶遠諸蠻斬七千四百自是
蠻夷畏服嶺南無警七年進都督同知雲沈毅不
洩用兵如神廉正自将淡然儒素馭土官嚴征調
與克期無敢後先者鄭牢者老隷也性鯁直敢言
雲呼牢試問曰世恒言爲将者不討貪廣西饒珍
貨汝試言我可貪否牢曰白袍點墨終不可澣雲
唉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自疑且忿柰何牢

日居官黷貨於國憲甚嚴公不畏朝廷顧畏蠻子耶雲舉手禮牢曰教我教我雲受盡言牢敢言人兩難之是時邊將稱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清源伯蜚傑武安治大同有威嚴前呼出衛前犬豕皆走避過神廟祠宇不一顧惟過城隍舉手曰大歌好照顧而已陽武築獨石隆慶諸城躬勤旦暮軍中肅然所過無毫髮科擾撫士卒臨陣有進無退及病革語不及私惟曰此國家後門我死矣後來何人勿壞我守事語訖而逝清源起卒伍守開平著威信恭謹有大節漢虜人反時諸將或言漢

王用兵機神不可測傑奮罵曰高煦誇詐無膽畧何足畏況逆順曲直分明而　上以天威臨之又何畏乎將不日擒耳漢平稱元功

定襄伯郭登字元登臨淮人武定侯英諸孫也七歲讀書過目輒成誦十歲能文辭永樂中充勳衛正統初從征木麓川有功十四年虜入塞急進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同會　上親征前軍覆登告學士曹鼐張益言　駕宜從紫荊關亟入徑無虜憂折而東向居庸虜猝至難解矣言不用而六師大陷時大同堡塢蕭條城門晝閉軍士存者

皆創殘無固志登涕泣撫循弔死問傷親裹瘡藥
士皆感戢或謂登曰今時事至此城旦夕且破何
空自苦乎登曰天誠祚　國家當無可憂之事即
不然吾誓與此城相存亡終不令諸君輩獨死也
處危疑而氣益壯繕城練卒晝夜彌厲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歸　駕登閉門
不納對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上皇曰
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擐甲登城北向再
拜曰臣奉命守城義與城存亡不敢擅啓閉校尉
袁彬以頭觸門呼廣寧伯安及給事中孫祥知府
霍瑄令出見納賄安邀登出見登曰虜不可測吾
二人者以守土爲職脫有變將柰社稷何莫若以
計伐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因召壯士與之盟激
以忠義曰事成當封侯受　上賞壯士皆踴躍願
自效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慟
而罷時賊勢張甚廣寧伯安名他故還京師獨登
留守十月虜犯京師登率所部糾忠義從鴈門入
援先以蠟書馳奏言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內
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壯入衛京兵擊於
內臣擊於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此扼吭擣背

勢也奏至優詔褒荅時國遭大變庶事搶攘無紀
登疏言虜騎雖囘傳需春草生復入雖未必信
臣竊危之拳拳勸　上推誠待下不席求賢擴天
理克人欲親賢遠奸爲之本且曰誠令虜入京軍
新集可養銳不可浪戰可用智不可鬬勇此謂知
彼知已可守則守也其涞水易州真保之間皆當
堅壁清野京軍分據犄角以逸待勞以主待客勿
求僥倖務在萬全此謂不戰　屈人兵善之善者
也歷陞右都督自虜勝來出入縱横我師無敢對
敵者登晝夜拊激將士懸賞格殺賊會賊入境登
師躡之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
漏下二皷東西沙窩賊營者十二掠朔州而來或
言賊衆我寡莫若全軍而反登曰我軍去城已百
里即退避而賊以鐵騎蹙之欲自全何由立按劒
起曰敢言退者斬遂徑薄賊營會天且曙賊迎戰
登親陷陳遂破之追奔至栲栳山大捕虜而還進
定襄伯是役也登以八百騎破虜騎千羣爲一時
戰功第一時鎮守內臣貪忌登譖之　景帝召內
臣還留登鎮登思得公廉有爲者共事乃疏言往
承平久而人心驕居官涖政蕩無廉耻釀成汙濁

之風是有夷狄之禍今大同一鎮爲敵首衝及今無事不早爲豫計一旦賊至復如前日無所措手矣欲大興屯田畫方畧以上登爲將智勇兼備嚴紀律料敵制勝動中機會一歲中百戰未嘗挫衄常恨馬少步追賊不及乃設攪地龍飛 天網等法鑿爲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實地虜入圍中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間十餘里皆陷用砲石一擊五百餘步賊以爲神自是憚慴不敢入窺大同邊登初至鎮士可戰者不及數百馬百疋不數年馬至萬五千疋精兵數萬人 天順元年奪爵戍甘州成化初復爵鎮甘肅未幾召還練團營兵卒贈侯謚忠武登性至孝母疾兩刲股作羮以進居喪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所上章皆自爲草詩豪宕有唐人風方 太上北狩時都督施聚者北通州人也守遼東聞慟哭卽日引兵西禆將進牛酒不受曰 主上安在疾馳抵京師天順初以功封懷柔伯聚智勇朴直與士卒同甘苦增遼東障寨興修儒教虜人畏服卒贈侯謚威靖

禆史氏曰郭定襄忠孝大節與岳武穆同功諸廉潔好謀撫士卒有恩亦輙與相類蓋良驥匹力也

方守大同時徵侯通社稷君臣大義屹然不拔西北障其捱哉國有虎臣社稷焉依定襄近之矣

楊武襄公洪六合人世漢中百户嗣官調開平善用奇擣虚累功都指揮正統初内臣䟽洪短詔械内臣理洪又舉洪功勵諸將洪益自奮尋以都督守獨石敗虜大石門寶昌州捕虜多正統十三年封昌平伯充總兵鎮宣府虜畏洪呼爲楊王土木之變以兵力少閉門避不擊虜退逮詔獄虜寇京師出獄中令自效與孫鏜范廣等擊虜涿州紫荊關連敗之追至固安又捷轉戰千里捕虜多進侯賜

世券還鎮卒贈頴國公賜謚洪爲將嚴紀律敬慎自將不專殺宣德正統景泰中稱名將諸大臣皆重洪威畧左右之指揮杜衡誣論洪詔卽訊得白部卒復誣奏洪　上付洪自治以故洪感激戮力子傑嗣侯　上書言臣家一侯三都督諸蒼頭得官旗者十六人臣無以堪乞停蒼頭職役許之未幾卒庶兄俊嗣侯慷慨善文墨頗不法爲葉參政盛所糾下獄降都督府僉事後嗣侯坐法失侯天順元年石亨坐俊附于少保斬西市洪兄子信從俊征累功都指揮僉事柴溝戰比有功充參將再

守懷來會洪病協守宣府陞總兵佩將軍印鎮延綏虜入寧夏與武平伯陳友於安邊營夾擊敗之虜遁去封彰武伯移鎮大同成化二年毛里孩入河套出沒塞上　上召信問方畧信請馳精騎疾走至榆林關條便事上　上從之巳命爲平虜將軍信至延綏勵兵秣馬以待烽火嚴虜間諜不得入寀入塞信縱兵邀擊小龍州鐵青源虜錯愕遁去明年還鎮大同虜又入延綏塞信曰虜走延綏計大同兵西救必乘虛東掠乃引兵西援而設伏胡柴溝待之虜果至伏發擊斬功多自是虜不敢輙入塞與世伯券卒贈侯謚武毅

朱永夏邑人世留守指揮僉事景泰中父謙守寧府與虜戰首功中律封撫寧伯天順初以北狩過宣府謙出謁頓首哭獻犒軍得贈侯因稍進用永爲將慎重不泄令嚴整四年虜入敗去召總兵三千營巳兼總神機營時定襄伯登鎮甘肅薦留練團營成化二年荊襄盜僭號克靖虜將軍鎮荊襄擣巢功進侯乞推父謙虜入大同克平湖將軍禦虜虜退入榆林克平虜將軍禦虜比有功即軍中進侯立號總制三邊與世券虜入栁樹澗而軍永出

奇邀戰大敗之已戰海東山功最賜券世公弘治
中卒贈寧平王謚武毅
王信字君實陜西南鄭人世官寬河千戶父忠征迤
北戰没信生方半歲母岳氏持節長之詔旌門忠
臣節婦正統已巳拒虜戰西直門冠軍擢永清衛
指揮僉事景泰乙亥從征五開諸蠻平之遷同知
天順辛巳從破曹欽東市遷指揮使成化初尚書
王翺薦鎮守通州改守倒馬關虜憚不敢近石和
尚劉千斤反信守備荆襄聞變即師數十騎馳據
房陵時民兵僅数百人賊数千餘奄至合圍亟攻
而大師逗遛救不至相持四十餘日不解命死士
出城五六里多張旗舉火以譎賊賊以為援至驚
潰追斬六十級陞都指揮同知鎮臨清决獄明慎
請托不行鎮湖廣條軍民機務八事又條四事為
著令永順保靖二酋長世讐殺諭以威德悉奉約
東靖州及武岡蠻乆不靖守臣議勦信巡邊竟不
煩兵而下召諸苗犒以牛酒諭逆順苗稽顙謝曰
累歲苦麾使徵索故疑懼今將軍待我如此願致
死不恨因請為舁肩輿以示敬於是信疏言湖廣
蠻夷雖云腹中之蠹實無能為但邀功者顧倖其

竊發以爲利今但選精銳加防守而靖之以恩信
其患自息荆襄流逋意獨逃避徭役伏山谷令已
長子孫濫加誅殺匪直死及無辜抑且致傷和氣
且其地田高滘易旱潦南畝之農歛穫未竟餧粮
已空機杼纔停布縷何在求免饑寒而不可得乞
選公正仁惠者爲守令大加存恤濫陞武職無慮
千百無一矢之勞冒崇階之賞乞查勘削奪三司
方面所以折衝禦侮承宣激揚者也當公以格物
廉以律已乃端本澄原在朝廷而已部將劉斌張
全智勇可任信力薦於朝且言英俊之士㬊心剛
正寧肯抑心低首奔走媚求若不曲加攬延則志
士陸沈誠可悲痛陞都督同知總漕運即日上道
語人曰荷國恩未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腑少
盡區區耳帥府舊有湖官漁利其中命開通以泊
運舟凡公私勢要奪水病運道者一裁以法信洸
毅簡重平居默坐讀書被服儒素出入省騶從人
莫敢犯歷大邦三十年不營私産笥無華衣廐無
肥馬而故人昏喪傾貲營助之鈴閣之下寂無人
聲劉宣嘗言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官思得如王
君實輩人了不可得予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咸寧伯仇鉞江都人世指揮同知充寧夏遊擊將軍驍勇敢戰正德五年安化王寘鐇及陷賊中京師訛言鉞從賊又訛言與武營守備保勛者故與賊聯姻爲外應閣學士李東陽曰鉞必不從逆勛獨以姻聯故見疑將與賊通者懼不敢自歸自遣勛爲參將鉞爲副總兵令討賊居無何勛疏至自言臣母及妻子俱陷賊中然臣義不顧家恨不能飛渡黃河食賊肉報國時鉞陷賊中輒稱疾卧家不起而陰約遊兵壯士伺大軍至從中發爲應俄蒼頭浚河潛入言諸軍已於河上列營矣鉞念寘鐇所與謀者將獨何錦周昂乃族人謂寘鐇宜遣錦急出守渡口防決河灌城又遏東岸兵勿令得渡錦果出已又稱疾亟周昂入問疾陽僵卧呻吟言旦夕且死昂頫聽而蒼頭猝起掊斬之鉞立起披衣仗劍跨馬出一呼諸遊兵壯士皆集遂奪城門擒寘鐇馳以聞封咸寧伯與世券已從平流賊進侯子鸞嗣以從逆誅

朱錦衣驥世錦衣籍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衛正千戶少保謙以女妻之天順初坐累謫戍成化初雪得還任累功遷都指揮使十四年掌錦衣衛

印秉理機密驥寬厚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僧真
惠僞爲書惑衆爲邏者所獲株連數百人當坐死
驥曰首事者獨僞書餘皆愚民何辜悉末減活之
凡制獄下錦衣所司輙用大挺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怒言事忤旨者令撻之或譖其用小挾
上大怒遣中使詰責驥從容言　天威嚴重誠不
敢過用以傷至仁且以待察也卒不易弘治初遴
選軍官兵部獨疏驥老成敦厚得大體官二十年
而卒

牟錦衣斌字益之世錦衣籍弘治中爲錦衣鎮撫忠
厚有大節戶部主事李夢陽以應詔下獄斌即訊
問曰壽寧事本中胡不指事摘指其爪牙夢陽曰
慮對耳斌曰指則我能據事實剪其羽翼何對獄
成斌參之僅曰原情應詔論法亦違而壽寧所計
奏十事悉弗入夢陽得釋正德初言官劉蒞戴銑
等數十人一時下獄斌輕刑緩械曲爲申救有任
御史者自愬實他出爲諸僚上奏時列其名斌曰
古人恥不與黨人爾乃悔爲忠耶瑾令奏當去銑
疏首權閹字斌不肯曰存此則諸君子臣節他日
可白昔鄒道卿以失原奏被禍吾其敢自爲計犯

公議乎奏當上瑾大怒又偵知斌庇言官矯旨杖
闕下幾死瑾誅復官會長子死工部賻三百金斌
指其兩子曰斌不道天禍一子天矣苦受金行且
及此後竟以忤中貴安置武昌卒斌性清約痺屋
敝衣再遭禍怡怡若分然崔銑論正德中全臣節
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斌惟三人斌前錦衣稱
袁彬後嘉靖中稱王佐訊張鶴齡之獄以忠勤廉
勁有名

都督馬永遷安人世金吾左衛指揮好讀左氏春秋
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中江彬統宣府兵練西內
郎自稱疾篤不隸彬以叅將守太平虜入塞再創
去克總兵官治三屯盡簡諸軍散遣其老弱聽其
農市取其庸倍給諸徤武者徤卒咸奮習武藝
益精當是時漁陽一軍稱獨雄未幾 上至喜峯
口馳馬欲出塞永扣馬諫不可 上注視久之顧
内侍曰此馬永耶咲而止朶顏酋把兒孫結諸虜
邀官賞不得輒入塞永迎擊再敗之自是效順保
塞嘉靖初大同軍亂殺都御史張文錦叅將賈鑑
朝議且撫永力言不可撫他日九邊効尤將有河
北藩鎮之禍勅永出居庸討賊以流言而止疏乞

宥大禮言官奪總兵寄禄南京十二年大同軍再
亂召至業巳撫復還南十四年遼東軍亂召總兵
遼東十八年軍再亂以家兵捕斬軍遂定陞左都
督卒於遼遼人爲罷市哭過漁陽漁陽人亦哭
罷市兩鎮皆祠祀焉永爲將善調虜情先知所從
來及衆寡因勢設伏以故虜往往失利去善養士
卒同甘苦又善知人所奬拔列校皆拔起爲方鎮
云

梁武壯震新野人世榆林衛指揮使忠勇好讀書嘉
靖中協守寧夏興武營敢先登破虜進游擊將軍
益憤志撫士卒東西援應有斬虜功進副總兵撫
延綏以總兵鎮守陝西當是時關中少虜患改大
同大同自殺總兵李瑾而來諸鎮巡內惴每甘言
煦之不如意即反脣瞪目或飛章詆言相搖撼震
得命即率家丁五百人馳至軍申嚴約束曰我無
爾陵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不敢破綱紀誤
國家其家丁又健鬭無不一當百鎮兵稍歛縮時
出塞頗有斬獲功十八年鳩卒捻餉修五堡身先
勞苦軍中不敢譁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後五堡
廢而虜入營中逾大原窺平陽矣震在邉專練家

丁時時出塞刼虜營虜不敢輒近塞得虜馬畫
與諸出塞刼者故人皆效死趨利故虜益畏之或
詘震出邊起釁者曰起釁律有之謂承平時虜牧
獵爲生不擾邊將撲殺邀功也乃今虜數深入駐
帳塞官堡民堡十去七八而獨禁我師出邊不已
悖哉震卒贈太保謚武壯家丁無歸守臣以聞令
入伍與衣糧邊將頗賴其用戚將軍景通字世顯
定遠人其先百戶祥以畧地戰死世襲登州衛指
揮僉事景通長幹修髯類關壯繆既世官踐更京
師常席地讀書當暑著不輟劉瑾結豪傑爲逆陰遣
人遺席帽約曰某日發難著此者爲劉景通且日
爲黃冠遁去將卒六郡良家子赴不測瑾敗乃還
青州賊李璂反據蒙陰山王副使良臣分部擊之
弗克景通微得璂與姦民出入狀將數十騎往跡
璂夜至伏姦民舍旁遂禽璂頃之劉賊起河北橫
行山東景通檄守鄒以七百人往入門告毋而遂
行師出平度道中忽遇賊人曰賊衆我寡盍避諸
景通曰彼卒遇我夫安知衆寡且成師以出義不
避難陳以待賊擊郤之遂入鄒登陴誓衆嚴守備
一日帥輕騎過孟子庄賊大至列陳如前邀賊遊

騎擊殺之賊復遁先後累數十捷卒保境嘗六月過戰場僵屍枕藉衆皆掩鼻不欲近景遹曰偉哉國士名與骨俱香吾誠得與同遊九原無憾矣爾曹顧病之邪騎過沮澤中卒先下得休其餘力遇賊輒有功兵罷以軍政掌印部使者舉孝廉陞江南運糧把總至則袪積襲郤羨餘比輸太倉故有鬻籌之獘客以告作色曰景遹自結髮事君壹勿欺吾寧受簿責毋寧自欺巳輸倉不中計對簿度支當降級所部張千戶者懷羸金三百餽之景遹笑曰吾以不欺受罪顧納羸金爲欺耳事白復官戚勳以總督備倭至欲引將軍爲同姓景遹謝曰先世故姓倪載在勳府即自附璽書之謂何卒却之拜總督備倭陞山東都司僉書陞大寧都司掌印河間治河久未底績屬爲植不踰月而告成大寧缺僉書一人部署囟奴內附者景遹言安榮可榮奉百金爲壽目攝之曰吾薦賢故薦君以此相加則吾薦非也榮慙而退奉詔坐神機營毋闒貞節年老矣請終養從之仍支俸山東便奉給景遹白首子舍每上食率諸子女弄雛前即不當毋心蒲伏請受杖毋有疾夜叩北辰請身代居喪毀瘠

白始有子曰繼光繼光綦履過庭將軍大訴曰童子何知綦履必錦衣錦衣必肉食爾父清白必不爾饜爾他日將饕卒伍以自封旣知爲外民所遺卒裂綦綦廢勿着居第垂二百年始改作命綺疏四戶列兩楹間工請益綺疏十二景通曰使吾無得罪於先世猶聚族於斯四戶足矣不然此且不保鄉人私語曰孝廉何以遺後世景通呼其子問曰繼光爾以吾果無所遺者乎則憾者乎吾遺爾不貲貯之帝所矣繼光曰大人所遺高高在上吾何患盗焉季年畫策備胡累數百牘其後趣繼光受職京師執繼光手謂之曰吾遺若者毋輕用繼光躍然曰兒當求增何敢輕用病旣革猶問吾所上備胡封事上納之乎未耶垂絕舍人納褚幣褱中瞪目曰我平生不索人錢宜其司必不索我錢悉出之乃瞑後繼光著戰功爲東南名將第一別有傳

沈都督希儀其先臨淮人也廣西馴象衛世指揮使未弱冠已能馳馬手搏賊征永安盗陷淖中騰而及於陸三酋前趨之希儀捩頸以過鏢排右足讓刀顧射鏢者中決項死又掣刀斫刀酋於鐙間斷其頰車又射其弩酋竟却其追兵而還蓋果銳如

此遷指揮僉事荔浦賊八千人行剽歸倉卒部五百人往扼之鮫龍滑石兩灘相去數里希儀曰滑石灘狹行引繩乃濟雖衆可薄也鮫龍灘闊衆成列難圖矣吾欲奪其闊而致之狹伐岸竹揭岸上編筏以為絲頃刻成數百旗揷之鮫龍灘令羸卒數十人守之以疑賊賊果趍滑石徂半渡發伏擊敗之遷都指揮同知嘉靖六年岑猛叛姚督府鏌奏行誅召與計曰歸順岑璋猛婦翁也當助猛柰何希儀能素得土官陰事曰璋女失寵而璋心恨猛貌合耳是可使擒猛何謂助乎督府復曰猛乘上流勢擁兵下如建瓴邕梧危矣柰何希儀曰是不足憂土官大率飽富貴戀巢穴所為叛者俱誅耳豈有遠志乎督府又慮猛且走交南曰猛走交則閉不能歸彼豈無慮哉於是督府分五哨進師希儀將中哨當工堯工堯隘而糧盡乃潛渡江詣左哨將乞糧請并兵攻工堯左哨以分地為解希儀笑曰兵糧吾自足試君心耳還夜分軍三百人緣山上繞出工堯背而煮餘糧為稀糜食士合戰戰疾力而所遣軍則已立幟工堯山頂矣賊大囂遂入隘得其積粟食軍乘勝攻田州初歸順岑璋

素信希儀使圖猛則遣兵二千人陽助猛精卒千人名護女實爲間官軍得工堯則先闘工堯破猛出走則擁入歸順左哨將知之壓歸順境索猛歸順斬他囚首以献而先一日希儀以献猛馘梟軍門矣督府議設流官希儀曰思恩設流官反側至今兩賊行合從且復起不見聽而田州果叛後竟復土官而田州乃平擢右江叅將右江故治柳州柳在萬山中城外五里卽賊巢軍民至無地可田而城中兵弱不足任前守劉璉殪於賊希儀至皷士氣破賊詷者耳目徧官府卽閨閫中稍動色賊

在谿峒數百里外趣知希儀至顧令熟徑恣出入嬉游城中而求得與徑通商販者數十人厚撫之使爲詷於是賊動靜聲息顧徃徃爲我所先得所鵰勦風雨來去每出勦卽肘腋親近不得聞至期鳴號則諸兵立集聽令曰出某門旗頭卽引諸軍貿貿行問旗頭旗頭自不知頃之剳營賊巢至戰方合而伏又左右起賊大敗去巳賊寇他所官軍又巳先在雖絕遠村聚賊度官軍所不至者寇之軍又未嘗不在賊驚以爲神卽官軍亦不知希儀何自得之也所鵰勦必其劇巢縛管繩爲記無妄

殺於劇賊巢得婦女牛蓄果鄰巢者悉還之惟陰助賊者還軍立勦曰若柰何陰助賊戰或刀弩而門瞷者曰罰若牛五若柰何刀弩瞷我師於是賊讋服無敢陰助賊及門瞷者嘗欲勦一巢乃佯臥病所部入問病謝不見明日入問希儀起曰吾病思鳥獸肉若輩能從我獵乎即起出獵去賊一二里而止營軍中乃知非獵也最後計擒其尤黠猾善戰者支解之四懸城門見者股慄常以甚雨凄風天寘宜夜察諸賊所止宿散遣人齎火若砲衣毳帽與草同色潛巢賊中夜砲舉賊大駭曰老沈來矣挈妻子蒲伏山頂兒啼女咷往往寒凍死或觸厓石死妻子相怨汝作賊何利至此明諷之則寂無人所散遣入他巢者亦然他巢大驚已相聞愈益驚陰諷之則老沈固在㕘府不出也自此賊膽落或易面爲熟猺而栁城旁一童子牽牛行深山無敢諷者矣後熟猺旣伏公威信調征他巢雖懼讎不敢不往甚而大雨猺俱失期汩溪水以應要有溺死者論者以爲自廣西爲將韓觀山雲之倫能使猺不爲賊比希儀則能使猺人攻賊前此未有也思恩奏設流官而州人數反側不靖已聞

濬有子曰金在鎮安益洶洶會楊留者在賓州乃
辭去曰留小主人在請往希儀時方憂思恩聞留
言則大駭以金去賓州近而留應之且爲賓州憂
賓州危則廣右之咽哽立梗矣乃悅色好語謂留
曰是岑濬第九子耶我往征田時固聞之因作自
語狀曰岑氏其復乎欲以深動留已呼留入密室
要賂即得賂行爲金復官留乃大信且出復呼入
曰韋貴徐五今分將思恩必仇金善防之於是金
果將二千人因留以見門者懼走報請無納希儀
罵曰金本土官子非賊柰何不納則引入厚結之
又引以諸兵倫隨盡散其五千人卒縛金而思恩
復寧當是時非深計賓州幾失希儀在柳度十三
年移潯瀘後總兵貴州會北虜入寇詔屯宣大未
幾署都督總兵江淮已復調廣西貴州在江淮鹺
販之警幾絕然天雨輒苦創痛數在告已還廣西
瓊南五指山熟黎本馴順畏法知州邵濬者黷貨
虐使之而黎叛兵八年不休希儀言於督府曰法
家斷獄必分首從今諸相煽從逆者如虎投穽勢
不可釋它諸亦疑而勦之豈有定哉且疑而勦之
則傷仁撫而勦之則墮信莫若獨擣其首惡首惡

平諸異志者褫魄矣是公以生賜萬州也都御史
必進聽之而黎平進都督同知賜金幣改貴州入
銅平巢甚奇然秘不告人人亦莫知也希儀膽勇
機警善撫諸人爲耳目者賞不失頃刻嘗染危病
所部卒至自戕於神前以禱穿手刺股痛毒諸體
者皆徧最後者一人至以箭穿喉其得士如此唐
太史順之言余宦游得當世名將數人北馬永梁
震西河鄉南希儀震與鄉予未之識而識希儀永
永魁環長偉見人頫首下視寡言笑希儀短小精
悍自烱烱燭人議論磊落激發皆所謂偉男子也

故撰次其事希儀謂余言當世固多良將患在牽
掣齷齪不能展嗟夫若希儀猶爲未盡其用哉
兪大猷其先鳳陽人世爲泉百戶髫齓時輒倜儻以
豪傑自命家酷貧日不能再爨顧誦讀不輟銳意
文事巳父卒襲官學騎射輒命中從李良欽學擊
劍盡其術益悟常山蛇勢以爲兵法數起五猶一
身五體雖將百萬之兵固可使合爲一人也嘉靖
中登會舉高等以千戶守金門上書部使者言兵
部使者呵辱之奪官大猷笑曰此豈吾自見地耶
遂盡鬻其家遊京師以書干毛尚書伯溫翟侍郎

鍪翟得書驚嘆禮之篤一軍然終不盡用乃奉勅
守汀漳遷廣東都司會安南叛人入欽廉為寇諸
司議募陸兵大猷曰賊由海來獨當以海舟破之
若專備於陸賊舍此擊彼我不勝其備賊不勝其
擊彼逸我勞非計也乃多集海舟以擊之連破之
永安萬寧而安南函賊首以獻倭難作大猷以南
直隸副總兵戰賊平望王江涇六金壩皆連捷而
提督尚書張經以視師趙文華言論死大猷坐落
職奪祖官於是東南之禍日亟復浙直鎮守而大
猷言防江必先防海水兵急於陸兵蓋倭奴長陸

戰令樓舡高大集萬銃其上倭舡遇之輒摧壓焦
爛固我兵所長也舍戰者毋以短擊長而以長制
短且海戰無他法在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
以多勝寡耳於是用舟師戰而舟山積嵗不除之
賊皆勦盜王直者徽人也以亡命入海據烈港勾
倭夷貿易為逋逃主　天子以連歲倭變劇皆直
故必得之至勤精禋責督府胡宗憲令必得自効
大猷言直在海島能以繒物誘倭來在彼國則一
逋逃夫耳倭之來不來非關直誅不誅也若誘之
來而殺之則失信且何以示後盍請諸宗憲不聽

誘以來 天子聞得直則大喜詔赦直於是宗憲恚失信怏怏曰吾爲俞帥笑矣而羣倭聞赦直焚舟殊死戰大創入掠閩宗憲懼乃奏言大猷違節制不窮追以爲解而大猷逮詔獄謫戍邊饒平民張璉反僭名張官流陷江閩諸州縣詔諸道合師二十萬討之而大猷遷南贛將府胡宗憲已奏詔兼督江廣矣聞璉出行剽下檄言賊棄巢出此自投死其速擊南贛將大猷前以違節制見刻幾得罪欲言恐禍及欲不言恐敗事已乃曰吾豈以一身之禍忘國事哉乃具言璉雖離巢出刦其妻子財寶乃在巢若我以大軍迫其巢彼必聚衆自救譬之虎方逐鹿熊據穴而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還還而蹙之如拉朽矣且三省會擊有期又豈可以數萬之師從一夫圍走哉於是引兵萬五千人疾走栢嵩嶺職璉巢而軍作伏具知賊果歸保巢而大猷出擊俘斬者千餘於是潛使說璉黨執已璉爲兩廣帥所奪或請頌之大猷曰賊惡其不滅豈必在已翌日班師不殺一人以示信陞副總兵賜璽書加節鉞命控制江湖閩廣四道兵加祖官一級會倭陷興化大猷自贛晝夜馳赴之駐秀

山都督劉顯駐明山而都督戚繼光提浙兵未至
上怒督府失泉城責戰急而閩士夫又洶洶急功大
猷念賊且萬人能戰入死地官軍數僅相當若迫
城而攻之彼實我虛彼飽我饑彼逸我勞一挫而
東南之事去矣不若列營以困之彼欲攻柵以遁
則彼虛我實彼勞我逸彼饑我飽而我師掎角取
之可使子無遺且速戰勝亦可遁負亦可遁此賊
之利也遲戰則我兵日多守益固而賊日益困敵
以戰為守我以守為攻於是星布兵營畫地鑿溝
令東西通而列柵其上賊挑戰不動閩士夫訟共
訴病之巳竟殲賊諸將各加秩而大猷止賜金幣
蓋閩士夫業巳為流言聞之朝矣倭二萬寇潮州
與盜吳平相掎角為廣患詔移鎮潮廣羣盜憚大
猷名競出降吳平雖不能堅決然亦詭殺倭自效
遂與倭人絕於是大猷請於督府都御史吳桂芳
日韃賊以出邊為生路山賊以歸巢為生路今潮
兵驅賊入益深益深則益以鬬耳是死路也當大
集精兵十圍五攻無使片甲得還如兵力單砦不
勝又散之令得遁去則還贖日久為勞費無巳也
於是將漳兵二萬以來果破平而御史以招吳平

爲大猷買坐免官都御史爲抗言於朝乃得留二
源山袤千里賊據峒如蜂房水窩介三郡六縣之
間而雲溪尤固大猷曰此當誘而聚之者也遣王
鸞者盛騶從充稗將爲死間賊得鸞自安而大猷
日發兵擊旁諸巢之未下者以趣之諸巢果畢聚
雲溪以緩討乃陽言誅李明過雲溪巢賊出牛酒
犒兵須臾兵悉集擊破之於是賞先登酬死間而
東峒遂平桂芳上其功雲董五哨十萬之全師如
奕棋着着先手剪三郡六縣之妖逆如振落次次
剗平以爲方叔元老之猷云大猷爲將未事先必

周慮爲萬全旣事則往往爲善後長久之畫爲人
易簡無町畦而有容善忍以忠厚自任重然諾功
則稱人罪則稱巳黎將湯克寬罪抵死大猷力爲
當道言克寬忠勇慣戰請保任不効甘同罪詔獄
時妻子寄食甚窘百戶鄧城亦就逮適有遺數百
金者立與之諸推轂楊弘舉曾淸之倫皆大聲疾
呼期必用後皆爲名將禮布衣士爲上賓平生諸
蒞官誓衆陳師鞠旅營室興事卒一決於理雖支
干孤虛雲物氛祲堪輿奇遁兵家以爲務者未嘗
一訊焉譚侍郎綸與書言綸近對人言節制精明

公不如綸信賞必罰公不如戚精悍馳騁公不如
劉然此謂小知誠如霍子孟任如諸葛亮大如郭
子儀忠如文文山毅如于肅愍可以托孤寄命則
公之大受然也公精誠當不以老衰不爲時變哉
僉信重如此諸語具出俞集而士大夫稱平閩浙
功最者往往推戚將軍繼光

皇明書卷之三十四終

皇明書卷之三十五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方元季兵亂天下學士多失業奔走惟婺台二州宋
徽國朱文公之承傳具存　上克婺州置分中書
省召儒士許元胡翰等日會食省中令二人日講
經史陳治道已又以幣聘宋劉章葉四先生至建
康敦禮儒學爲治本晚得耆儒桂彦良禮敬之至
目爲帝者師故儒學萌起　高皇帝神聖遜覽遐
紹于皇帝王師之統造觀心亭時齋心其中心學

皇皇乎開源矣　文皇帝謂學士言五經四書聖
賢之精義妙道具在宋儒又庚演而紹明之然紬
駁採雜士靡所宗適其周程張邵諸君子論理性
命之言如太極通書正蒙之類皆六經羽翼然各
自爲書未有統會其類編上書成　上親製序賜
名四書五經大全性理大全頒學官程式遵習焉
當是時士尚質行無華言綺行而風習篤淳
梁寅字孟敬江西新喻人貧而力學元末舉于鄉辟
爲集慶儒學訓導以親老辭歸隱居教授　太祖
平定四方徵天下明儒修禮樂新一代之制寅就
徵已六十餘矣以禮律制分爲三局寅在禮局當
討精詳諸儒推服之成賜金帛授官以老病辭許
之結屋石門山四方稱梁五經或問之曰吾輩免
亂離之禍享太平之福何以祝吾君孟敬舉手加
額曰願吾君恭已九重存心四海擴天理而遏人
欲進君子而退小人人以爲愈于華封三祝新昌
有人士負氣自豪筮仕得岩邑比行謁孟敬請教
孟敬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也子力行之復何
言其人曰請天德王道之要微笑徐荅曰言忠信
行篤敬天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其人退語

人曰孟敬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其人以不檢罷官
歸語人曰吾不敢復見石門先生
薛文清公瑄字德温山西河津人生有異質五臟露
如水晶知發鄰神七歲通語孟十二讀宋四子書
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專精理性之學深探密詣
至通夕不寢而温粹儼翼如成人御史永嘉徐懷
玉高密魏希文濟南王素亨皆以耆儒戍玉田父
賓禮令受學皆見而嗟異曰聖門有人矣皆不敢
當師弟子與結交宣德初舉進士授監察御史時
楊文貞士奇方柄國聞其名求見文清曰瑄忝糾
劾之任不敢見也一日三楊於朝班中尋識之曰
薛君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蓋守道如此正統
元年初設提學憲臣出僉事山東誨育生徒諄諄
善誘士翕然孚化稱薛夫子矣閹振時用事問三
楊吾鄉人孰可當大臣者皆屬之召爲大理少卿
三楊以用文清本振意諷令一詣振不往明日又
語之又不往一日振至閣問薛少卿安在意頗銜
之三楊爲遜謝以李文達賢故敬事文清令語意
文清曰厚德乃亦爲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
此義所不爲也一日百官會東閣議事九卿見振

皆奔拜文淸獨挺立振愈益恚會御史臺有獄寃寺駁還者三都御史王文承振意劾文淸受賄棄律庇死獄請廷鞫文淸廷折文文劾囚强不服訊因論死文淸繫重獄怡然持周易日玩誦不輟冬逮詣西市門人奔走哭送文淸神色自若曰吾道固然會振有老僕者故山西人也熟知文淸賢聞文淸且就刑因伏廚下泣不休振怪問之問何泣曰聞薛夫子將刑故泣耳振問若何自知薛卿僕曰鄉人也爲振具言其平生令獄死誠寃振憫然立傳 旨宥戍邊尋放還家居者六年日杜門眈

精學道邃詣益深景泰初起南大理卿蘇松饑民貸粟富民不得遂火富人廬竄海上王文即訊坐謀叛律論死文淸抗章辨雪之文謂人曰此老崛强猶昔是冬御史劉紋薦瑄粹學飭躬宜召供館閣大任親勸講宜有益不報會中官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出祖文淸獨不往英賢之至京顧宜言曰南京好官惟薛卿一人有頃召爲大理卿 英廟復位以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閣學士賢迎賀曰先生道其行乎瑄 天子新復辟留意於治而大臣多誅斥死大權將有屬文淸內憂之憮然

曰瑄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殆其難哉一日召入
對便殿　上時褻衣冠以居文清凝立不入　上
遽法衣冠召乃入文清爲　上陳誠意正心之學
剴切動　上意左右竊聽曰此薛夫子耶爲竊太
息久之居數月遣使求獅子於西番持不可不聽
又曹石專用事乃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
乎遂引疾乞致仕石亨素敬文清來問疾曰即先
生不留我爲啓　上請勑書主鄉里教事訓子弟
以爲養先生許之乎文清曰昔元世祖賜許魯齋
勑令歸設教魯齋歸懸屋梁終身不示人及卒發

視之乃勑也令教以爲己冒若不辭官爲愈乎及
得命即發至直沽遇風雨不能行餱糧俱乏日中
豕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惇有愠色文清晏然曰我
道固亨也南陽時寄書侯終不荅或問之曰温公
居洛未嘗荅政府書固退居者之道也四方來學
者益衆惓惓以復性爲教語學者曰讀書窮理須
驗之身心默踐實行不然於買櫝還珠何異瑄平
居終日危坐儼然雖燕閒亦然對妻子如嚴賓至
接物盎如也言動一槩諸道處物無小大衆寡一
於誠其與學者言平易深質皆本其躬行所自得

者爲告內省深密辭受取與卽纖介不苟晚年玩
心高明默契妙道有不言而存者矣每讀書有得
輒劄記之命曰讀書錄皆切要語其言曰人心有
一息之怠便與天地之化不相似曰胸中無一物
其大浩然無涯曰有欲則人得而中之惟無欲彼
無自而入曰常沉靜則含蓄義理深而應事有力
曰厚重靜定寬緩進德之基曰欲深欲厚欲莊欲
簡曰纔敬便查滓融化而不勝其大不敬則鄙吝
卽萌而不勝其小曰懈意一生卽是自棄曰纔收
歛身心便是居敬纔尋思道理便是窮理二者交
資不可缺一也曰造化翕聚專一則發育萬物有
力人心寧靜專一則窮理作事有力曰廣大虛明
氣象無欲則見之曰夜氣如泉源滀之數亦不能
清君子所以貴存息也曰時時皆道處處皆道事
事皆道蓋道不可離如此存養省察之功所以不
可須臾間也迨邁疾檢舊書束架上爲詩曰七十
六年無一事此心始覺性天通正衣冠危坐而逝
今上初詔從祀孔子廟庭
吳聘君與弼字子傳崇仁人司業溥子也幼讀書鄉
校時已凝然有立年十九覲親京師得伊洛淵源

録讀之心歆歆動慕焉及見程伯淳見獵有喜心語喜曰乃今知聖賢之猶人也謂不可學而至哉遂棄去舉子業謝人事獨處一小樓玩四書五經洛閩語沉潛於理性爲詩曰誠當通鬼神志可貫金石又曰九仞起一簣千里起跬步蓋不下樓者二年自始志學時業定力如此矣以父命還鄉授室遇江風舟幾覆衆驚怖甚聘君獨正襟危坐已問之曰守正以俟既婚不入室走京師復命已乃歸妻焉往來大學粗衣敝履人不知爲司成之子也其學窮理居敬二執一轍無斯須之間雖途次或枕上或夜讀默誦精思無一念之雜於得喪毀譽之際泊如也慕古聖賢嘗形諸夢寐性剛疾惡師明道和易以自克遇逆境痛加含忍久乃渾然居恒執古禮自度當風頽俗靡中強詘四至壁立萬仞凜然不少變也中歲家益貧衣食不給廬不蔽風雨躬耕稼自給非其義一介不取四方來學者約已分少給之而守伊川之法以進人嘗曰吾平生於患難困苦中得力獨多蓋所造者實也事親至孝事繼母如母待異母弟友愛夫婦相禮敬如賓接朋友一以誠講論切磋每忘寢食久之踐

行孚者鄉人化之嘆宋末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
不輕著述省郡交以行誼薦閣學士楊溥甚重之
兩召不起或問之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
下之治難矣吾庸起何爲天順中以忠國公亨薦
賜璽書加束帛遣行人禮其廬聘焉時 天子以
歷代曠絕之儀起聘君聘君乃應召將至 上喜
甚召閣學士賢曰與弼至當何官賢曰今東宮講
學宜老成儒者司輔導莫如宮僚宜問何職曰庶
子諭德皆可 上曰諭德會賢贊曰幸甚第始至
乞召至文華殿賜顧問俾得望清光 上曰然朕
當以束帛禮之賢請爲授館具飧是日命下朝士
聞者無不洒然驚異動色相語以布衣乃一旦遭
逢至此也聘君至辭不拜召文華殿命之前乃前
上曰久聞高義久矣特聘卿煩輔導東宮毋辭爲也
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無行能爲聖明過聽禮召
臣臣實內愧謹力疾謝命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
僚優閑何必辭賜文幣牢酒旣退 上顧大學士
賢曰人往往言此老迂不迂也其趣令就職時南
陽首以賔師禮遇待之公卿大夫士屣履擁門而
謗忌萌起一日於南陽所坐上坐適尹編修直入

側侍尹艴然不平南陽問下學上達聘君曰今未論上達且論下學事盍欲令自得也尹不省謂殊踈不能條析乃如此出大肆詆而中官中見聘君操古禮屹屹則羣訾姍哄之士大夫以爲言南陽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有愧也諸君成人之美可矣聘君旣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　上諭南陽曰與弼至不就官者何必欲歸姑受命需秋凉而遣令祿之終身顧不可乎卿爲朕導意賢諭旨聘君辭益堅南陽乃爲言　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辭而聘君

上十事以廣　帝德一崇聖志二廣聖學三隆聖德四子庶民五謹命令六敦教化七清百僚八齊庶政九廣言路十君相一德同心皆本洛閩言濱行　上復召對眷注有加禮賜璽書遣護使護還命有司公餐終身焉聘君風格高峻嚴師道勇負荷而質任自然見者爲感動陳公甫自廣來就學日晨光初動手自颺稻子從作見公甫未起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又一日出穫爲腰鐮所傷血出不止視傷處大聲曰何可爲物所勝乃竟穫如初蓋

克勵如此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所著日録其日用間功力艱難志意堅苦廹鉅細精麤畢具書臨川章御史衮歎以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巳事非若他人以巳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巳意泛言廣論者比云晩造詣益深嘗視種田問學者曰此爲何曰種田因微笑曰非也此贊化育蓋觸處洞然矣聘君門受學者頗衆而胡敬齋居仁婁一齋諒最著

胡居仁字叔心饒州餘干人七齡受學於家塾言動類成人塾師畏之聞吳聘君講學崇仁往從之遊遂棄舉子業慨然以斯道自任絶意仕進充養益邃其學以主忠信爲本以窮理盡性至命爲斯謂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動静語默出入起居常以敬爲所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如嚴賓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雖造次顛沛弗違也隱微幽獨之際功力愈嚴每日詳書得失以自考久之道明德立理有契於中而無可告語事有感於外而無可施行乃作居業録以見意曰居業取易修辭立誠而名也其言曰聖賢功夫莫切於敬敬有惕然自畏愼意思敬有肅然自整敕意思敬有卓

然精明意思敬有湛然純一意思故聖學此爲之本萬事萬化具由此出又曰古今聖賢言敬曰欽曰寅曰恭曰畏曰翼曰戒愼恐懼曰戰兢曰齋莊言雖人殊其實一也臨深履薄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可謂形容至深切矣程子言整齊嚴肅是敬之入門言主一無適是敬之存主謝氏常惺惺法是敬之精明尹氏収斂身心不容一物則敬之純一也敬齋箴備矣毫釐有差則入於禪定故朱子有三綱淪九法斁之戒其論窮理曰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又曰義理強窮探便有滯礙惟涵泳體驗默識而心通之又曰惟爲己則所從不謬其有造之言曰付此身於天理中不作聰明不以人爲造作擾之卽堯舜氣象其論治曰惟王道則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論治須識體如修德建極化導臣民精擇宰相分建衆職者人君之體也致君澤民精選人才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體也宣布上德設立政條分任有司察訪民隱以施勸懲黜陟者監司之體也愛百姓施惠澤明教化愼刑政均賦役理寃訟有司之體也識體此識治矣又曰處天下

須得其體要如君擇諸司之長長擇其僚自然得人得人則天下之事自理如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實理自然非可安排得也今舉天下之官俱出之吏部名姓且莫之知也況心性才德乎無惑乎官人之不當其才也諸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性命淵微畢具其於異端高虛之學深辯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篇中三致意焉所論皆自其涵養體驗中得之非考索致然論者以爲薛敬軒讀書録外惟此而已叔心事父孝父病劇嘗糞穢喪哀毁篤宗族訓子姓不倦祠堂月朔四時之祭及緦功之喪動遵古禮鶉衣簞食超然有自得之趣嘗從李提學齡進士姚文灝聘主白鹿桃源二書院教事學子嚮風淮王聘講易以賓禮禮之餘干尹請講明鄉飲古禮而敬行之雖老死林泉而高風偉節諸所儀表者遠矣諒字克貞學傳通經史力行挍俗教孚妻子取聖賢經傳語心學者編之曰心學要語服行之與叔心相丽澤竟有立云

余祐子積者鄱陽人少聞胡先生論學徒步從往受學胡先生以女女焉克念力行居恒言學豈在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

實不患不至於古人矣官主事忤逆瑾落職知福州愛民卹獄不以耳目揣發爲明以副使兵備山東淺入中官貨逮詔獄左遷按察河南與按吏爭平反見劾然無可糾者第云心雖慕古氣失之偏祐聞之曰偏信有之曰慕古則吾豈敢會當國者知祐可大用三遷吏侍郎而卒當是時漳州有陳真晟莆田有劉閔皆布衣有行閔恭慎溫粹孝行高古曰無二粥身無完衣而處之裕如真晟骨格高峻神氣蕭清應省試見有司防束過嚴無待士節即走歸爲聖賢踐履之學嘗曰大學誠意乃鐵門關難過主一二字則其玉鎖匙也又曰真知則行在其中嘗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且作二圖一著聖人心與天同運次著學者心法天之運次乃言立師正學敦教本數事書未上先疏乞召見陳其說不報書上下禮部看詳時侍郎劉幹掌部事不知其說云何事竟寢既家居讀提學憲臣頒行　敕諭條教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焉因採　敕諭中要語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正

教正考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例可據而行纂長書告當道當道終不能推行其說事亦寢莆人雖多學者自布衣爲學而儒術始正自布衣與莆人李文㬂諸前輩講行文公家禮而風俗始正聞吳聘君名走臨川就質之張學士元禎止之宿扣其學大驚曰禎敢僭謂斯道自程朱來惟先生一人如吳聘君者非惟不可見亦不必見也乃歸鎮海其教人居敬窮理先之於專静卒後十年提學周孟中奈以文郡守彭桓立石墓道旁提學副使姚鏌舉入鄉賢祠

曹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篤尚理學專静躬行坐下足兩磚處皆穿事父母順志愉色父初好事佛端爲言聖賢之道作夜行燭書爲父誦之父説其言其書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子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共由之路較然於儒釋之辨如此父卒遭喪五味不入口苫塊迄終喪不變廬墓者六年嘗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饑勸賑分存活甚衆爲霍州學正十餘年身教勤率士服從其教循循雅飭一於禮義野人皆薰陶而化方岳重職不敢以所屬禮待之至郡必造詣凡校諸

庠士必請主其去取任蒲復調補蒲州學正霍庠弟子上章願得留蒲士亦疏爭之霍先上得允復任竟終於霍闔郡爲罷市巷哭童子爲悲涕學者稱爲月川先生彭司馬澤稱以爲本朝理學之冠云逮成化間而白沙之學興

白沙先生者新會陳獻章也字公甫身長八尺目光如電臉右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舉鄉薦兩上春官不第從吳聘君遊備語之古聖賢學作之訓未有以得也且歸聘君勉之讀書遂閉門誦讀慱羣書求入至忘寢食久之曰馳矣夫學固求以自得也於是築陽春臺日靜坐其中持敬專猛幾至心病悟曰勞矣夫心不可過用者也於是完養凝聚恍然有見於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所意欲如馬之啣御勒也體認物理稽質往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乃渙然自信曰道在是矣有來學者輒告之靜坐令於靜中養出端倪來學自宋南渡來以窮理居敬爲二門而窮理者頗役心於載籍專文析辭爲致精其居敬者又以心操心以念克念以用心失之者恒衆也公甫實始求之靜求之一含繁求約含難

求易而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巳爲大無欲爲至其用力以勿忘勿助之間纖毫人力不着爲天則也其言曰終日乾乾收拾此而巳矣此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者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又曰學惟無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雖堯舜事業如一點浮雲過太虛他何云乎或問之曰高矣公甫曰平莫平於此曰虛矣公甫曰實莫實於此巳復遊大學祭酒邢讓得所和楊亀山此日不再得詩讀之曰龜山不如明月颺言於朝以爲真儒復出時賢

關士如羅倫莊㫤章咸爲之左次賀黃門欽來見與之語大慨曰吾至性闇如也世即我用我何以爲用乎執弟子禮師焉而獻章名動京師薦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既歸絶意仕進久之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而韶疏言國以仁賢爲寶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冐高位而令獻章老丘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居數日至部以疾驟發辭卒不就懇疏乞終養授翰林檢討拜命歸或以吳聘君事問之公甫曰先師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故不

受而求觀秘書冀悟主獻章嘗應舉需次天官矣本終始願仕敢僞辭徼名乎固各有當也自是屢薦不起毋夫人林蚤苦節鞠之成而公甫孝朝夕不離側間出毋有念必知而亟歸毋卒終身絕錦繡曰向以爲親娛耳或勸之著述不荅而精蘊一發之詩公甫德器粹完學見其大晚涵養純熟睟面盎背獨超造物之表修撰羅倫稱其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尊德以貴視天下之物可愛可求一漠然無動其中賀黄門欽肖像懸館中日致敬有大事啓而後行進士姜麟以使事道廣以師禮見出語人曰吾閱人多矣如先生耳目鼻口人也所以視聽言動非人也京師人問之必曰活孟子活孟子其徒梁文康儲湛尚書若水林學傳光張都憲詡李貢士承基咸有立知名公甫卒若水爲服喪三年

賀黄門欽字克恭遼東人世所謂醫閭先生也聞先生語謝官去篤於學弘治中以薦召辭疏言今日之務講學爲急而經筵講讀之官古所謂師友之臣也當訪求真儒以充不宜苟以俗儒溷其間終養檢討陳獻章天性高明學術純正誠當世大賢

宜以非常之禮起之或任內閣參大政或任經筵輔主德此爲治本疏入報聞欽不務博覽獨專精四書五經近思録靜思默識及身實踐冠昏喪祭一遵用家禮鄉人化之與於行民有坐溺至爲變者欽力疾起諭之感叩首願自新有恐之者洶洶欲復動已而曰賀父平生無誑語不吾欺也事遂平老更好易於理性洞然崔文敏稱其篤行淵雅確乎不移爲管幼安流亞云子諮傳學篤行領鄉薦嘗陳王政十二事不報終身不仕

陳茂烈字時周莆人也幼有志操父卒家貧恐饑

以事大毋好讀書大毋諭止之韜燈默誦究心於理學慨然曰學聖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自省其括也作省克録以自考喪二親負土石成壙赴會試道遇盜剽貲盡亡獨友人所附金乃在畢歸之附金生請分茂烈曰其金去君金存何謂分乎以進士使廣東禮白沙師焉領靜一之誨選吉安府推官持大體開至誠道以民變之懿時張守以嚴治輔之以寬當道尚深峻開解爲霽威信孚上下考績歸至淮丞之寒具凍幾死陞監察御史一牝馬借騎身若無官而慨然以身繫風紀之重彈

劾不避乞終養而歸供母外短床敝席暑卧一帷不能具也身藝畦圃一老蒼頭給薪妻供爨服食粗糲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經書奥旨嘗言曰儒有向上功夫詩文特土苴耳林見素俊稱其領悟深而充養熟歷吏粹行可質鬼神許第物品以爲在黃憲管寧之右韓洪洞嘗問林以莆田人物曰從吾謂彭方伯韶也又問曰時周時茂烈方爲諸生韓太息曰人物如莆君再屈指詎乃一書生耶俊曰時周純毎接晤言躁慮消釋宿疾爲頓愈耳薦者謂其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詔賜月米資養卒月給米卹其家他及白沙之門者有易德元陳秉常羅湖西歎以爲其人皆重內而輕外巳大而物小

莊杲字孔易應天江浦人貌古心夷博學有大志以翰林檢討謫外調南京行人司左司副丁母憂適父感風疾偃卧者五年杲扶侍不少離父沒柴毀遂以疾不起棲定山居之時南海陳公甫渙然於本心杲與同趣毎言當於經書傳註外超然自得作活水溪雲亭以見意久之用薦起舊官無何陞

南京吏部驗封司郎中以病告去未幾以老疾罷官先是太學士濬博學多識聞陳莊語學穎異深心嫉之又惡其皆不仕曰率天下士夫背朝廷者二子也是不爲君用當誅蓋國初嘗立是法然申戒 祖訓中而丘言至此甚嫉之也丘柄國㬥再薦不得已而起竟敗名雖見幾少濡恐亦行止之路固狹耳㬥高邁不羣就之退然如不勝衣探之其出不窮使人恍然自失而温醇和易又能使人戀從而不忍去與陳公甫羅彝正情深骨肉知有善而不知有已以已之未然而信其當然若幾於無我者晚豪於詩有邵康節陸放翁之風識者以爲如入名山見層峰疊巘懸崖滴乳可望而不可即又如賓宴撤去常羞薦野鮮風韻自別云 黄未軒仲昭傳俟補

羅文毅公倫字彝正吉安永豐人也少事邑人鄧淮表正受胡氏春秋淮老儒方嚴毋矜色惰氣毋傲狎謹於古禮而倫有立志舉廷對陳聖學之本及吏治民生之弊因反覆數千言多人所不敢言者擢進士第一人捽試策策中引程正公一日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之語執政

欲節其下句倫不從會大學士賢遭喪　詔起復
至京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賢始以其言爲然旣
數日未有聞乃上疏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
陛下必欲賢任天下之事不專門内之私宜準富
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
天理人情之不可已者疏奏謫提舉泉州市舶司
倫以犯顏敢諫爲忠救時行道爲急負荷之重未
嘗一日忘天下故入官甫三月遽發憤如是言雖
不用然天下士爭自刮磨向之未言以養忠厚之
習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

明年復修撰改南京吏閱歲以疾請得歸日閉門
授徒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倫
平生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獨嗜學
而樂道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居
官者言民所疾苦盍避惡若浼而逐善如轉丸
也自少力學非濂洛關閩之說不談非聖人之書
不覩動靜語默一以誠爲本不疑人欺嘗欲倣古
人置義田以贍宗族而貧弗克就或助之堂食錢
辭不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惻然解覆之
客晨至留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

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爲意大率義之所在毅然必爲世之毀譽事之成敗利鈍身之死生禍福不顧也晚結茅山中以居取給於壠畝徃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所友皆一世名賢語及之舉信以爲青天白日無異詞而白沙陳獻章公甫傳其行以爲倫才大然不及其志云倫所著周易傳中庸解禮記集註所刪訂三禮攷註藏於家

張學士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生而靈異五歲語驚人都御史韓雍得其文奇之以爲有千里長江之勢天順中進士高第入翰林爲庶吉士讀中秘書故事詞垣教養胥唐詩晋字韓歐文而元禎厭以爲記誦詞章之習不好也日取近思録及周程張朱全書潛索之授編修成化初疏勸行三年喪又言治道本原在講學聽治用人厚俗忤時宰移疾去益沈潛於理性之學玩心高明者二十年廷臣交薦其學際天人當今鮮倫宜大用皆不起弘治初用薦者言召修　憲宗實録至進左賛善疏勸行王道反覆幾萬言實録成進南侍講學士以毋謝歸養者九年巳召修大明會典陞翰林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上益垂意於文治甚注嚮特爲

設低几就聽之丁丑憂歸服闋改太常卿兼學士
日講如故又命掌詹事府侍東宮講讀元禎曰
帝王所以隆治化同天地者其說散見於五經四
書求其直指根源提挈要領使一覽即知其槩則
莫如周子太極圖張子西銘程子定性書朱子敬
齋箴尤爲切要　皇上萬幾之暇焚香默坐靜養
天和則主靜主敬之說亦旣有本而得其要矣日
講之時復令內閣將此諸書命臣等進講紬繹熟
復優游厭飫於聖學少裨萬一東宮講乞將小學
詩經勸講　上索太極西銘二書覲則大喜曰天

生斯人以開朕也欲大用未果而　上賓　武宗
卽位以青宮恩進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知內
制充實録副總裁而元禎尋謝世矣元禎癯然纖
弱而淸介孤貞之氣不可回奪居常以經濟自任
少侍父疾籲天請代執喪盡禮事毋色養惟謹官翰
林未幾與時宰不合徑歸篤於學與陳士賢羅彝
正陳公甫胡叔心相切劘於道雖不無異同之見
而屹然中立操詣益弘深經傳微隱多所獨得四
方學者摳衣執正無虛日脫粟一盂與對食而已
所述易書詩春秋要語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

目近思録家語解皆未脫槁詩文始務奇峭晩削異爲同黜奇爲平造詣益深矣方家食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競以名儒碩輔歸之後受知孝宗獲殊遇前席聽講而忌者浸衆附和者醜詆之亦甚林尚書俊歎曰先生登仕籍四十有七年在朝不滿二考而詆之躁競無乃入宮見妬抑嶢嶢其易缺耶容容厚爨終其身未嘗一日去位者何限何詳此而畧彼也鄭端簡悲之曰毀譽何常朝玄暮黃諒夫

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鄉先生陳璲游日危坐一室中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處之裕如也成化中爲監察御史論羅倫疏扶綱常論議偉然不宜謫論學士倪謙錢溥嗜進不當用又劾尚書馬昂諸大臣不職宜罷巡江西不事聲威而官吏貪殘者至望風引去提南畿學言稱古昔動必以禮先須冠昏祭若射儀於學宮歲時肄習訓生徒一主於躬行變華浮習所至必居宿學宮默默端坐以率之已徐行締視周旋磬折絃管豆登洋洋翼翼也比入夜齋舘燈燭如晝唔咿之聲鏘然而遲時以二

燈前導巡行學舍群士競勸前後三年章縫士彬
嘗見其變色之語折筆之威卽輿皁不施也其教
人爲學必本小學書以達於四書六經及通書西
銘皇極經世諸生翕然孚化畏信如神明旣去思
之如父母以憲副督河南廣東學一如南畿時進
按察使持憲公肅出死囚寃濫者百十人貪殘吏
結媚權貴人爲不法盡鐫暴逐去然受賄至百金
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曰汚人惜財如惜命
如責贓厚彼挈而賄權人則法沮澆難除矣時大
閹直司西敞至橫放被命巡郡國威侔人主至沐
都御史而下俱合參若朝禮然選獨長揖不跽直
令左右負而扐之選大言曰內官乃顧辱朝廷法
司耶竟不屈直顧禮敬之以憂去開封府人遮道
泣行李蕭然有車一兩而巳服闋陞廣東布政使
除徭役罷和市儲粟倫賑務爲惠養計廣市舶中
貴人戶多庇富有力者選不聽令與民均役番人
馬力麻徃來販海上詭稱外國貢使選廉得其僞
頌繫懷遠驛奏遣歸有撒馬兒罕使者以獅子入
貢比浮海去且云欲徃滿剌加更市獅子以來選
奏言珎禽奇獸之畜不可以示外夷而西域賈胡

稱貢實規利無當願自今毋墮其計爲安南諸夷所笑閹豎春爲遛所沮抑誣奏以他事遣法司即訊遛嘗詘屬吏張聚中貴人鈎致之使誣證獄具對法司顧頭搶地大哭稱陳布政寃法司皆憸軟竟不能雪其事械赴京嶺南人號哭挽留以千萬計徒步日夜從行者數百人見遛鋃鐺囊頭坐舟中夾道哭不休至南昌病卒贈光祿卿遛立志以古聖賢自期待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學以克己求仁爲要自號克菴讀書豈不資爲文辭手錄格言爲力行之助在官每疏上必屏居齋沐引使者於庭再拜乃遣升降出入布武先後造次不爽平生言不出口而見義勇爲不顧利害操履誠慤嘗曰居此官必欲盡此職行此事必欲盡此心父員韶令江西新城有遺愛爲御史有聲遛既貴惟服先人所遺衣巡江西至父所蒞邑望寺門而步謁童子時句讀師恭甚居官三十年故居不增一椽終身待客惟瓦器蔬食相對無愧色之官廣東無馬跨一驢出都門去其儉約有寒士所不及者尊信朱文公所著小學爲註釋行之尤邃於禮孜孜講求以行學士張元禎稱其學識粹然一出於正操

履恪然一出於誠其植之也深其發之也耀其持
之也恒以其沒爲世道之不幸云

章文懿公懋懋字德懋浙江蘭溪人生而岐嶷耆學有
遠志少長益根據六經遡覔子史於時好泊然舉
進士入翰林編修會內庭張元霄燈令詞臣賦詩
懋與同官黃仲昭檢討莊昶疏以爲煙火非昭德
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乃敷古大猷以諫謇謇千
餘言杖闕下與羅修撰倫先後謫外稱爲翰林四
諫云遷福建按察僉事以振揚風紀爲巳任盡心
職業議處沓貨通貿易以便商聽福安民採礦以
絕盜剔吏蠹滌民瘼盜起先賑濟解散其從盜者
而陽爲清軍擒其魁一方晏然爲政卓卓顧直以
德學顯而不以吏事名考績赴吏部乞解官尹尚
書旻詰之曰不罷軟不貪酷不老疾何可退懋曰
古人正色立朝其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
如傷其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鬢髮早白亦可謂老
疾矣竟致仕去時年方四十有一閉門却掃不入
城府力耕以自給而學詣日深四方弟子執業者
雲集名公卿四方隱士仰風接軫貧無供具刈蔬
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耳不爲也勸著

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當删其繁冗詎當傳益哉弘
治中召爲南國子祭酒遭父喪力辭　詔爲增司
業員聽終制赴官既至勵教化倡德義明道術著
功令肅儀軌而畧其瑣屑常矩矱若無奇者至探
索隱賾論天下古今事若生其時履其地處分其
虧成也經生各以經論質若寸莛叩鍾迎手而應
諸士翕然向風正德初疏請勤聖學重詔令敬天
戒隆繼述謹大昏五事以上已八疏乞歸瑾逆用
諸名卿多斥辱而懋已先事去矣五年陞南太常
卿辭六年陞禮侍郎又辭得詔進侍郎致仕嘉靖
初加南禮尚書致仕卒懋蓄德深厚潛修默成碩
膚不自見小疵不自掩器度宏偉不見涯涘望之
龎朴即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初若不甚切深
久之若影響蓍蔡無不信也禮賢敬士樂與人爲
善包荒藏疾與物無忤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
決大議援經據古確乎不與易也寡嗜慾衣服飲
食器用隨寓而安自出身九轉以至八座然去就
詳慎其居官不踰十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
之節天下高之嘗言學者須大其心心大則百物
皆通必窮理心然後大又須小其心心小則萬理

畢晰必涵養心然後小論處困云每講伯夷叔齊餓首陽之下民至于今稱之之語便自警拔論政體以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論世道惟唐虞三代皆聖人致中和而參贊下此一泰一否爲氣運所推盪耳論家法稱義門鄭論風俗欲倣横渠復古之志行藍田約論居敬自謂於專一上見功論窮理謂自進退辭受之節分明不苟始論儒先篤信程朱爲聖學宗嫡不少違異也家居命諸子親農事邑令來見諸子輟耰跪迎在南監時其子自金華來省道逢巡檢笞之巳請罪懋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何罪楊文恪廉以爲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宋鶩湖不立異論之伯恭林見素後稱其粹中貞恪足傾動一世表儀天下云

蔡祭酒清字介夫晉江人幼孱弱骨立而穎悟絶人髮就總則盡屈其師裹糧數百里從三山林玭受朱易盡得其肯綮舉解首登進士以疾告歸益詣精於學授祠祭主事王端毅爲冢宰引入吏曹爲郎巳復還禮曹請南又請告以按察副使提督江西學校爲逆濠所惡致仕去正德初起國子祭酒

命下卒清凝重端飾動準古人於榮利泊如也其
學祖六經宗四書以朱四儒爲嫡派平生精力盡
用之易四書蒙引之間闡精發蘊緜牛毛莫喻
也亦時發獨見學子請益所至坐恒滿易義趣深
到四方學者宗師之曰虛齋說也不敢變時人爲
之語曰欲易明問蔡清居恒以居敬爲窮理之本
扁虛齋以自命作客箴自省括曰客者以爲巳謹
獨之事雖親知不以示也後與楊月湖廉傾倒出
示之其言曰程先生毎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
靜坐驗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可以養心可以養

氣可以照萬物而處之各得其宜實造化之機又
曰善言者自簡善應者自足未有多言而不妄者
也又曰有道德者不多言有信義者不多言有才
德者不多言惟細人狂人妄人乃多言耳又曰元
城不妄語三字力行七年而後成上蔡三年乃去
得一矜字故力行難未有不堅苦強忍而能成者
又曰必使小人不忍以其所爲而疑我之爲之乃
爲信於人又曰勿蓄半點私終無人不知勿使半
毫術終無人不識巍巍乎司馬公之律身嚴與人
忠也故能赤心質神明素行孚走卒又曰天之助

人爲善也至快至周畧無毫髮之或慳天之報人
爲惡也亦至信至密畧無毫髮之或漏細考遠討
之自見其深切類此迨寢疾門人以粥進却曰吾
欲自潔清卒清天性孝友心盡而力愈至葬緦功
之不能喪衣食婚娶之無所歸者數人與人交愛
之以德章文懿負重望公卿交薦海內皆想望其
復起清與其所親書曰聞章先生動息衆皆以奏
聞起取爲意清謂先生決無意出矣其聞起用之
言非惟不入其心亦且不欲聞之耳矣非直先生
其弟子之知其心者亦力謂當路不必以此厚先
生矣向來先生一二同志此行復起者俱不得完
璧而歸今聽先生一人堅卧林下亦足以壯士風
淑士類而爲國家添一人物矣易所謂不變所守
乃所以益上也況今未能以不次柄用先生而第
以纂修召誠亦不必竟其事矣識者韙之是時同
邑陳思獻琛少有邁質閉門獨學時人未之識也
虛齋見其文以爲絕倫亟詣所館屈行輩與爲禮
琛辭不敢當以師禮事之自是學見其大而工夫
細密意味悠長盎淵源所漸者深也會試禮部考
官尹編修讀其文大驚以爲出舉業蹊徑之外大

學士蘄貴反覆數四曰信然是必出陳白沙之門不然則蔡虛齋之徒也發之果然而琛聲名動京師授刑部山西主事以母老欲改南調吏考功以徽號恩得封贈其親琛喜曰持此歸足慰吾母矣於是乞終養既歸一武不至城府不通達官貴人書闢一室靜觀天地萬物消息之變及物理人事之賾或逌然孤笑或慨然大息不以告人人亦莫能測也或縱行四野與農夫圃子語桑麻物候以爲樂若灑然埃壒之外者嘗喟然曰廣陵之樓百尺北海之罇不空足矣擾擾何爲嘉靖初以薦徵用辭卽家拜僉事提督江西學校又辭卒于家論者無識不識以爲不愧虛齋之門一人而已所著四書淺說易理通典行于世時同安林啓仰之精易與虛齋相次爲解首仕爲安陸學正諸生餽贈之無所受而賙其貧乏倣胡安定法爲教人士循軌安陸易盡宗之遷國學博士及門如趨遷南京國子監丞楊吏部攝祭酒赴召或請他攝楊曰仰之在須他攝何爲其孚信如此其後同安有林希元茂貞守朱學甚固尊蔡說頗發明之著易四書存疑至廣東提學僉事

張吉字克修江西餘干人生有美質長耻同流俗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初從鄉先生學見諸生簡擇經傳以資捷徑歎之以謂士當兼通五經今厘業一經而踈脫如此何也遂屏人事購諸經及宋大儒諸書讀之於是奮然於窮理致知爲務而體驗之身心時膠庠中業指目爲異已矣舉進士爲工部營繕司主事時道士李孜省僧繼曉並以妖術得 上意會元旦星隕有聲吉應詔疏請親賢圖治修德遠邪而顯劾二人之罪不報尋謫景東判官景東西南極邊土官陶世握郡章俗鄙戾

吉至官教其民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約無犯陶見吉携圖書數卷而來欲爲置姬侍不聽餽銀器不受遣子與來學聞教即舍事其父遇母忌即斷酒肉不御由是敬信之而夷俗亦漸以變於是吉手録諸經日討論其中作慎獨窮理改過求仁四箴寘座右以自勵志其身之居夷也弘治初轉肇慶同知以進表詣闕王端毅部見待以殊禮欲處以提學吉不爲屈轉梧州知府日爲諸生陳聖賢修已治人之道使人知所徃累廣西左布政忤權貴鐫二官竟止貴州左布政使卒吉嘗謂禮大者

有四冠婚喪三者可守行之惟祭禮闕踈酧酌精詳行之于家鄉里化之平生食不兼味布衣屢澣綴弗易教諸子先小學四書而後諸經日學不讀五經遇事卽窒晩充養深裕天下之人不能盡知其知之者信之必篤也老病日正衣冠危坐倦則假寐不以病故廢學所著理學論陸學訂疑古城集藏于家

丁玉夫璣鎭江丹徒人父元吉學行高古隱居教授學者稱爲易洞先生璣幼服庭訓嶷然早悟弱冠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同官烏傷王君長逾倍尊事之吳文定寬與爲忘年交成化末以星變應詔疏治道本末時政得失反覆數千言而根極於正心諸教東宮振綱紀正風俗愼用人重名器蘇民困理財節兵皆切時政末言方士釋老近之則害治宜斥遠疏入爲羣姦側目以同官公過連逮出爲普安州判官普安遠夷去中州萬里非人所居璣獨從一僕怡然行泰如也弘治初三原王公恕爲太宰雅重璣延見坐語者竟日明日復召不赴奏記言今大本無急於正君然非一人一日之力宜早堅主上嚮道之志開進賢之路庶本正源淸制

治保邦之務可次第而舉太宰趙其言欲引爲吏部竟爲忌者所沮轉廣西通判猾伍以怨誣隣民爲盜斷其舌斃之獄汚衊其妻女逮伏法同官坐事者處之曲有恩至丐印易牒執不可曰某平生惟辨此一片心事君敢爲欺耶內艱服闋倪文毅掌銓即家起儀制郎尋以副使提學廣東入賀道凊遠山水暴發而湲冀日得其屍衣冠端整如生存璣充養深粹居圓運方身不踰中人而任道好古崇正闢邪有萬夫直前之勇羣吠衆譟不震不悚有百煉之剛以禮儀周公之典久廢不行家居

冠婚喪葬一取衷之其教人正容端坐澄心定氣使躁釋慮消方與開講其析疑義入毫芒而文主雅純其爲政先風化而一以誠意將之有去後思室廬不庇風雨子女踰期無力爲嫁娶而愛君憂國出天性蓋儒學不傳得其門者或寡璣窮探力索渾融冲粹志之所向不息不岐一以考亭朱子自期待曾齊臨川而下不屑也所著大學疑義中庸語孟說及儀禮注未脫藁大學士靳貴從受學尊事之終身稱其中行獨復於衆醉羣汚之中任道甚勞制行甚方涵養甚粹德性甚良如金剛玉

潤云。

約論曰余考觀羅文毅章文懿陳恭愍之素默乎賢儒也乃綱常君德二疏侃侃不阿陳公數忤中貴人不儡孔子曰仁者必有勇詎不諒哉余治蔡虛齋易四子蒙引書於章句註義可謂墨守矣乃其撰客箴自省括欽欽焉豈孟子所稱詳說反約者歟大都國盛時卿大夫安安於先行質言如此云。

約論曰自朱陸之論岐主本心者病支離循學則者訾禪悟執言錮見均之未融於達觀文清奮起學孳孳於反躬主敬之實恂恂淵默表裏曾冉殆儔造君子哉聘君堅苦而力敬齋客閔而白沙於本心之體曠然雖所由殊路而約於進道均也孰彼此焉而以岐為夫有物於此一人指之不若衆人指之易見也。一人為之。不若衆人為之易成也。乃近學者無業可守言益高行益微其可懼也夫其可懼也夫

皇明書卷之三十六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録

理學

羅文莊公欽順字允升吉安泰和人少端靖有大志年十四署門聯業已有勉勉仁義之語弘治中舉進士及第授翰林編修閉戸讀書庭無襍賓居朝市宵如也會朝廷起章文懿公懋爲祭酒以家艱辭詔文莊補國子司業攝學政以需文莊見學規積弛士放逸競差撥慨然曰造士莫先於求放心非束攝嚴不可爭風當息非精稽考公予奪以鎮

之不能持三者甚力六館肅然所奬識士後皆爲
名人比文懿公至深敬信事咨諗而後行明年請
省侍巳乞終養閹瑾以給假違限奪官瑾誅復職
上納忠疏留中遷吏部左侍郎會　世宗初政先
後冢宰以譴罷攝天官象時臺諫爭洗瘢瑕爲彈
擊務薦揚爲功文莊别忠邪白功罪務得其適咸
翕然當於人心與廷議衆論紛龎徐折以數言無
不厭也所以維持國論扶植善類調劑苦者爲
多陟南吏部尚書尋改禮部懇疏致仕去文莊式
古訓篤學進修有序動静有常節恭儉莊整無間

隱顯平生無戲言亦無支辭接人禮恭色粹處事
整暇當官持正重變通有難進易退之節居家業
崇先厚族率勵里閈教子姓一之於儉約忠信辭
受語默纖悉必謹仲子瑚入銓選大學士嵩故出
其門方柄國請以書見曰安義若命姑任之冷煖
朔南決非人力能爲也晚歲謝人事坐卧學古樓
覃精理性之學風雨晦冥不忘所事著困知記闢
近學甚力謂然曰吾此書所以繼垂微之緒明似
是之非無所不用其誠力之殫矣心之遠矣崔文
敏張文定皆敬信尊事之都御史張岳疏請存問

以爲欽順正道正學幸　上尊禮風勉縉紳學士歸于正　旨曰可迫疾病宴坐如平日遺筆詩兢兢臨淵履薄之語可以觀所養矣諸困知記大端言千聖相傳惟是一理堯舜禹湯所執之中孔子所不踰之矩顏子之所謂卓爾子思之所謂上下察孟子之所謂躍如皆是物也上聖大賢惟其見之眞是以執之固而行之盡其次則格物致知以至之則格物致知學之始也克己復禮學之終也物我相形則惟知有我於是違道日遠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己克則無我惟理之是由沛然天理之流行所謂仁也又言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不可混也虞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語曰從心所欲不踰矩又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此心性之辨也今不知性之爲理而於禪學中認所謂昭昭靈靈者當之無惑乎縱心任情顛倒迷錯而自以爲良知之明應矣於闢時學最切其書三卷可括以兩言而盡大都以理一分殊發理氣之一以虛靈知覺仁義禮智明心性之二也抑心者氣之神明性即理也語其差則虛靈知覺固淆於物而違理矣

語其極則理氣之合也即心性之一也安謂異哉
然文莊峻學防時之意則遠矣

崔文敏公銑字子鐘一字仲鳧河南安陽人父陞四
川叅政歷官廉慎恤民隱有古循吏風銑少而慧
特長嗜學弘治未舉進士入翰林爲編修潛心古
學正德初閹瑾擅權卿佐皆伏謁跪銑遇之史館
門獨長揖瑾怒謂張綵曰翰林諸白面書生多輕
薄如崔銑尤甚會　孝宗實録成矯旨史官陞級
調部屬州縣令練政理改南驗封主事瑾誅復翰
林時　武宗頗以逸豫棄萬幾而時事大棘銑大
感之奏記大學士李東陽言竊聞忠君者遠不間
其誠厚師者微不格其敬君師大倫也顛而能扶
爲忠愛而能諫爲敬銑趙之賤士也待罪侍從坐
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
下之大罪也顧愚不敏中實空然知罔行殆何湛
聽聞是以憂深而醉思劇而顛徘徊門墻進而屢
卻已伏惟執事好士容汙若將弗及寸材尺美未
嘗遺之豈獨銑之棄乎用是敢布腹心焉今有人
病羸者精竭而神憊獨面人耳然猶嗜飲好内未
已或告之曰子之病也危久將不起必斥而弗信

使其父兄子弟垂泣而告必懼使國醫告之必洗
然而淚下矣何則子弟父兄至戚也其言必不罔
國醫識精其言必可徵今天下之病深矣財竭而
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
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憲官肆貪而法廢事
取具而實亡天下十有三省耳用兵者八朔方兵
敝玩而不办公私以供匱人材以利偷若復有嘯
聚何兵以討邊或寇入兵馬之在內者留之恐邊
輕遣之恐盜張廟堂之經營始大也雖然此見事
耳況銑耳不得聞口不敢言大者又百此乎今九

重之帷幄臣偶未之思耳然惟執事能告之執事
自輔　先皇澤流而望尊　先皇大漸執手涕泣
付以愛子權重而人服一也執事少秉清節逮貴
愈堅相幾酌會爲國著棊行高而人信二也是故
以戚則父子以識則國醫故曰惟執事能告之也
執事弼亮初政調和瓚扂釐弊更化入告累矣然
猶未饜天下之望也頃聞執事上疏懇留中繼
聞請歸農子不云乎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執
事去之是也然亦有否夫事幼主與成主不同度
而建功處平世與紛世不合迹而底績善始而不

完其終猶無始也竊窺執事者蓋欲以身示儆云
耳夫告人之道三積以誠者要其信也動以容者
要其感也示以利害者要其懼且聽也文字章奏
言者意盡而聽者情不達效固難獲矣竊願執事
時請面對創難而復易善存而惡敗帝王之軌
祖宗之典誠於中而徵於容因其明而通其曲
上英武冠世深信而改度然後天下可徐而理也
若一二帷幄臣執事與共政矣昔有二客登舟入
艙熟視之則世讎也見必以刃接舟及中流風二
客駭而共圖之卒以濟非前相怨之深而後相克

之力也志誠在於生故彼臣者亦願執事之善告
之也彼誠我聽則亦可以有助矣又聞古之君子
之事君也智不售則曲勢以求成力不施則廣謀
而獲遂夫立君以為社稷也吾為固之如磐石然
以待君悟舉完器而付之而後臣職不缺不然使
至所謂無如之何者君幸悟矣濟也竊意執事之
計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林行介而內信學深而
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
目拘其進毋以浮僞涸其真毋以麤率棄其直毋
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實使部薦其監監

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幸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僞不惟得眞才亦可以正士習矣自天子以至於士未有不須諍士者忠直謀略者執事宜引以自輔使之從遑盡其咨議不無裨也夫周上需而繫民心者財也蓄乂者積爲力者充食冗者耗費奢者窮賈誼曰一人作之十人食之必饑十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必寒今內廷之奉軍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入歲幾何也財不足則民貧民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可以救死者何不爲矣夫盜者擾之靡靡英雄因

之而起是故亂自財始于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終計入以會王用官與工皆稽業而定餼唐倂庶官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禁兵本也重鎭備也兩京禁兵伍以納賂而缺操應故事而舉治戎者循例猶以紈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伏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得也秦晉兩鎭地險人勇于今尚安及後可恃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民守險廣備俾可憑藉今議者曰士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

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　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內任倡者利鈍
之係也夫政貴因時法先救弊出塞者必求助非
深服其心而能制其命者否也昔董闕于為趙守
過深澗壁峭若墻下瞰百仞問曰嬰癡狂悖之人
牛馬犬豕有誤入此乎鄉人對曰無有闕于曰使
吾法猶澗也則人莫之敢犯胡不治故不可以弘
治之政施之今也是故烹一阿大夫則誹者遠而
惡懲封一即墨大夫則譏者遠而功勸無別而緩
非所以為政也愚生何足以知國事竊窺天下之

勢不急救將不可為伏惟執事當國安危攸繫故
敢備伏冒台嚴謹伏斧待罪尋引病去嘉靖初以
史事召尋擢南國子祭酒開誠善誘明教條正文
體曰衣冠坐東廂對諸生問難時大禮議起銑上
疏言近者主事張璁等以先後獻議超遷大學士
蔣冕汪俊修撰呂柟編修鄒守益監察御史馬明
衡等以異議罷斥御史段續陳相吏部員外郎薛
蕙以下獄仰惟　皇上求備禮於本生至孝也然
當詳稽禮意大順通情今獨任已意亦曷其有極
疏入罷歸久之以少詹事召兼翰林侍讀學士遷

南禮部侍郎會有言句容朱家巷實　皇祖故鄉墳址具在請營表者下銑覈實銑至相度以爲事久遠無從考信乃上言興王之基難可臆斷失實爲誣　祖且勞費不貲事得寢尋病致仕卒贈尚書弘德間士厭明文沿宋習靡泛欲振起之宗秦漢之作而論學亦異說蠭起浚精於象數起塡於高虛於是文敏乃大遂研於六經尤深於詩其論學反經刊詭通達政體而清修介操及終老不渝於易謂好奇者浚義於象流爲鑿而尚占之法又久失不傳夫皇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孔子作翼一也謂易道加詳焉可矣乃曰有羲易有文王周公易有孔子易支矣哉因夫子之賛明二聖之旨以貞變而正其履傳是者倡於王弼備於程子斯時宜而易之要也作周易餘言於詩謂毛之說關雎也曰憂在進賢不淫其色無傷善之心美哉訓乎周之后妃廣於求助精在得媛未得而求之已得而樂之恊衆善以事一人志在相夫志其躬也樂乃有與畧於色也是關雎之義也後之說關雎異焉曰宮人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則宮人當於何屬之豈文王未納室先畜嬖御歟理之常新儒世可

推事之成陳徒歩莫得今十六經之文鈌譌有間矣然風傳俗書裔制餘器近古者猶得其音塵君子無輕乎變古焉又言詩大序微粹非卜子不能即小序僧之不可廢也作詩解其論二南曰文王之詩謂之雅則文王未王也非王朝天下之故謂之風則文王王業之由基非列國可同也故異其稱曰南論豳曰周王業大王基之文王康之武王周公成之周公以人臣而有功於王業故繫之豳不得於君故爲變夫子序詩首二南曰始基之矣終豳曰既成而昌之矣故反十二國之變慰檜曹之思開小雅之泊非豳其孰能之論衛風曰夫子存緑衣而下四詩於變風首二南之化也是故周得后妃而致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本性命而正人倫也禮始冠婚明基兆而防未變也録桑中衛之淫昭矣録溱洧鄭之淫昭矣必曰諸篇皆淫風也夫子胡然而累載之乎論衛鄭王陳曰風之亂莫大乎鄭衛次則王陳衛自内嬖鄭由莊公不兄不父王自平王不子幽王不夫陳自大姬好游三綱斁焉夫衽席之私一念之邪禍及於妻子毒延於邦家召侮於夷狄傳譏於萬世故

君子愼其獨焉論檜曹曰昭先生之澤也亂極思治人心不泯矣夫小國利有王大國惡之故諸侯横王室微伯圖興王迹熄大夫强公室卑君子防乎利之道也論魯頌曰聖人以著變也風雅皆有變焉曰頌美其功何謂變曰周頌用諸廟魯頌用諸燕周述先魯禱君周王也魯侯也周之詞典魯氣溢而辭誇非變而何夫魯頌文之極弊也不繼以商則幾滅質矣故變之以商魯無風何也曰治春秋之例也有所諱故遜詞以盡臣恭有不能諱焉故不泯實以垂戒南山猗嗟著之齊桓莊之兩

政泯矣故三桓始牙魯馴不競以亡其深解類此其論尚書曰孔子删書爲百篇今存者伏生二十八篇傳信可也晉人晚出之書傳疑可也書錄事之大與變者平世小節無與焉堯典禪也其誓世也湯武伐也盤庚遷也大誥攝也顧命防也呂刑衰也文侯之命亂也王熄而伯興故秦誓終焉書始堯典咨於四岳終於秦誓榮在一人其聖道之要乎今文委情鉅典後人弗能摹也古文諄誨復言後人可放依也或以今文爲伏生譌言則殆不可句矣此爲申古文而罔之其論春秋曰春秋以王

律伯將以復書之政焉故知書與春秋之旨可以
裁世變議本末文曰唐虞禪夏后繼湯武放伐世
乆而道降物豐而變起然代天理民不以富己其
道一也春秋主威奪而臣橫侯政夷而國痿無能
任湯武之事者伯乘其隙假名義以主盟天下幾
欲改物伯又衰則舉一世胥盜而已夫子刪書與
詩文作春秋標前之盛著後之衰申王之純正伯
之詐定是非垂勸戒而說者求奇競傳刻核於一
字末哉末哉以爲魏晉以來天閉道也矣王仲淹
獨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將
昌則獻其謀欲亂則退而懷諸其續經云中說出
後人附潤淆之量其旨類分三篇曰內曰外曰襍
而取義美文馴者爲內篇作中說考以爲至哉程
純公之學也經無故訓所明者意行無枝蔓所存
者性仕不以能見諫不以直著讓知而任咎忘己
而絜衆讐者賛其忠信頑者說其德義約哉正公
之學也釋經不泥見奇不問敬合內外謂理性即
命一天人也大都敷闡儒教平切易行可名朱之
一經述程志述二程文略以爲朱文公性旣高明
濟之沈毅邃探於渾淪細入於絲毛發道指諸掌

闢邪如抉其肺肝然每讀一篇輙心目開朗惑解而志奮也述晦庵文抄退處相臺者十年非聖人之志不存非翼經之文不閱作樓儲書取孝經四書易書詩春秋儀禮周禮小戴禮曰此本言也取程易傳程志程文畧曰此幹言也取左傳温公通鑑宋元綱目文章正宗陶詩選詩曰此支言也韻學與焉命之曰数卷樓省身履事準古驗今乃剳記所明發揮性術訓訂經史申正理駁陂見作士翼四篇以爲由漢而下史記其事儒闡其義文士騁其才知人申其辨而詭誕害教浮華無用者錯列而兼存鮮有志夫子而法尚書者乃慕王氏續經之意取漢帝伐楚之告迄　皇祖攘夷之檄表作者之志俾覽觀者上悟天運之因華下究人道之終始存惟憂勤喪則驕逸好問者昌自用者亡豫塞禍源求由治軌作文苑春秋以爲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作政議十篇曰均田曰覈舉曰重輔曰簡侍曰省官曰師田曰本末曰修禮曰訂學曰通議制遵今道循古合諸人心不激不隨期之可久其士翼論學曰天生烝民物必有則故學躬

修九容行釆九德心不強操而存守不徑趨而約矣曰常情聞毁則憂而思思則勉於善矣聞譽則喜喜則矜矜必放是毁益而譽損也學者不聞規過之直寧受毁可也無覩善之朋寧遠譽可也曰覺心之放即求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己之是即非也妬人之長即短也曰克己者猶御敵進而無却養德者猶水漬物漸而不驟愼思者如渫井汲其泉而愈新辨疑者如解絲理其緒而自整曰天道恒進故人心好上天運有常而人則躐等故思窮於微眇而行忽於疾徐辨徹乎宇宙而心荒於

日月是以切己亦要之爲貴其論經曰莊子稱易以道陰陽未知易也夫易陳人道以前民用彖爻所象建侯行師利見括囊之類豈玄談耶大人遇以立政細民得以決事君子精義而立道小人怵害而消悪所謂無有師保如臨父毋者也夫子繫傳乃推人道之原故及於隱賾韓愈稱春秋謹嚴未盡春秋也春秋記人之善全人之恥誅人之意達人之恭是故公薨于齊書葬夫人如齊諱故公孫陽州非自於臣齊仲孫來沒其覬國意溢於言慮先於事夫日照雨潤霆擊霜折彼蒼於穆之體

何與焉又曰春秋立詞謹嚴意實溫厚若天育萬物任其生成不驟不滯故以爲性命之文後之述史者幾乎嘗其忿懥之用耶有病其不能建績立名乘勢取貴學迂而難就志特而寡助者作喻問辨告之略言上古大朴所相者養世降民移乃始有華是故三皇立其生故施以網罟五帝昌其化故辨以衣裳三王比其法故維以制度五伯脅其威故假以兵車仲尼絀其智故約以忠恕孔伋道諸天故折以性命五伯者政之終仲尼者言之首夫性命者仲尼罕言子思蓋將以排陂行而伐私

情非可以衍雅談而首後傳也夏蟲疑冰君子不費辭焉周衰而人騁其枝秦是以暴宋衰而人駁其學胡是以入夫游定夫張九成楊簡之經禪也陳傅良葉適之道法也陳亮之功力也王安石之政利也背孔氏之道而襲儒名亂程朱之學而立士的夫傳本訓經牋復釋傳其文彌重其旨彌離苟以諱世取寵而行弗給焉子不見作室者乎層簷疊閣則蔀其明又不見道泉者乎迂澮曲畝則迷其源況乎復言而慢稗說而譊吉士所惡童子羞稱子乃班之作者爲後之程難矣伯牙之絕絃

悼知音之難遇也孟軻之放言俟後聖之作也其自任如此文敏學主質言篤行故易厭圖象忘其源文嗜高古故書主今厭古又性本剛毅意抉邪衛道多詆訾頗不盡得其情云始文敏遊大學時與三原馬伯循理安陽張仲修士隆及高陵呂仲木山右寇天叙河南田汝耔等相切磋於學學以明經修行爲的毋慕高虛溺訓詁毋眈辭采毋陷利與名一意洙泗爲師故後皆有成是時仲修獨持論言諸君日端默哉哉以謂能閑其心矣然必於事爲驗其實身與世爲二理與事相乖非聖人

合內外之道也衆心不謂然又數年馬伯循始大以爲然而文敏以爲成我以履實之學者仲修也正德中朝臣或以門生或以鄉里知故附大臣大臣利其偵事護缺曲庇顯升光祿卿李良素諂事少師洛陽劉公得美選又以女字少師孫少師爲劉瑾所逐良即詐言女死乃他適士隆以御史疏劾良且曰使令大臣知小人終必負巳早絶之而皇皇延正人也甲戌內宮災士隆疏言 陛下前有逆瑾之横後遭薊盜之亂會不之警而興居無度暱近非人積戎醜于禁中戲干戈於肘內宵夜

宴遊煙燎外見朝廷大土木權右競豪侈親信內
臣取貨於外又扣軍糧名之進貢鄙猥無聞者使
之巡撫納銀指揮授之政事盜伏而虜發民竭而
兵疲守法御史如劉天和則逮如張璞則獄死
閭閻之苦禍機之畜皆莫知之也臣竊爲陛下危
之繼自今宜克慢絕淫早朝親政與講官師保刺
經論道考興亡之故皆關國大故坐糾劾謫判晉
州稍遷漢中守備副使卒仲修內行甚敕篤友誼
有終遇勝已禮信之如師爲御史持贓吏甚急曰
天無歲不生財今民貧官空財奚之焉古云世有
兩不足之患無兩不足之理蓋侵漁者衆而莫之
稽也故所至吏清其卒也文敏大慟惜之是時深
州張璉伯純壽張殷雲霄近夫皆有遠志自經而
下惟程朱是宗璉嘗言稱理制事各適當然是謂
明經理云理云空滯云乎哉經云經云口耳云乎
哉著邃言若干卷知尉氏改宜陽課農與學旌良
恥否爲御史逆瑾罔以罪無驗出僉憲河南忤都
御史張稘下詔獄事白忤柄臣奪官雲霄少好禮
治父喪秉禮既卒服始冠而昏必於禮後又考訂
古今祭禮而謹行之故魯人多執禮者舉進士請

告歸作畜艾堂聚書讀之爲文非秦漢人語不習
又以詩抒情表志以風人於善自漢魏至唐作者
皆辨其音節而擬之後病其大慱必六經之旨然
後宛心焉然早夭官至給事中爲人方峭克約國
子司業穆伯潛篤行苦學無匹也猶畏雲霄曰近
夫之耻不善不啻百穢文敏銘其墓曰嗟吾友行
如璧文孔曄明有儒垂世楷

何太常粹夫 瑭 馬三原伯循 理 王司馬浚川
廷相 魏莊渠才校 夏敦夫傳侯補

皇明書卷之三十六

皇明書卷之三十七

新城草野臣鄧元錫錄

理學

張文定公邦奇字常甫鄞人也少沈深好讀書少長
游神高朗耻與娖娖者伍弘治中舉進士高第入
翰林讀中秘書益慱閎作觀頤錄朝夕紀過以自
勅正德中乞歸養家食藜藿不厭起湖廣督學自
免歸覃精載籍有終焉之志嘉靖中進春坊庶子
兼侍講作昭事錄從事於畏天時保之語陟南國
子祭酒廸德勸善不設夏楚士雍雍喜得師巳遷

吏侍郎攝部事務持大體不斤斤小苛居九年不
調諸所銓註往往位已上洎如也已乃兼學士掌
翰林院詹事府進禮尚書以母夫人年高乞終養
弗允改南吏尚書便養改兵尚書卒戶部以國經
用不給議鬻爵度僧邦奇言二事害政不可行而
欲足費莫若省費昭儉德者其本也裁濫賞汰冗
食者其末也因條經畫鹽法屯田二事以上　肅
皇帝加意稽古禮文之事給事中言議創圜丘方
澤以二至祀天地如周官邦奇議主合而極推
高祖敬天祗畏罔敢怠忽之心以爲之本　上以
大禮故頗庇武定侯勛其後以給事中高時論劾
逮詔獄且奬時盡言邦奇喜作納言勸忠頌以廣
上意其觀頤録序曰予生二十有五年矣而三畏
未知九思或忽內之則氣能吾勝外之則習能吾
奪間非無介然之懼懼焉而志之弗堅屢作復仆
以今歲除追惟一年之事昔之所期百無一償可
勝悔耶年漸長而德不加修能不重有懼耶然既
往之愆孰能無懼懼已復然與不知懼等耳今日
之懼吾又懼其復爲前日也取札素日惟過舉而
詳書之曰觀頤録以自驗且防焉於乎思出汝心

言出汝口繼自今忘善弗爲爲自欺掩惡弗録爲
自欺人之欺巳巳則惡之乃自欺而弗之惡也可
不戒夫其論求放心曰凡物交于前有所溺之謂
放無所溺而勿之省也滯其情於物焉之謂放無
所滯尸居惕如也而不知其所如之謂放心放矣
孰求之曰心求之心求之者非人有二心心有二
用也夫心至明而至剛固足以自求自復而不假
乎其他也求放心者非有所索而取之也察之而
巳矣非有所追而獲之也歛之而巳矣於其惕然
不自知者惕然自省之而巳矣於是收歛於至密
之地而兢畏以持之不使一毫外物得容乎其中
是之謂一而不二孰非其至明至剛自求而自復
哉易曰不遠復孔子以顏子當之曰有不善未嘗
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明剛之至也故夫不精則
不免於放不一則不免於放而莊周乃曰罔象可
以得之夫罔象所以失之耳是時諸儒論學者患
學流於二氏至謂靜無所措其功動用乃有之文
定懼其無本也著論言大學言心以無所忿懥憂
懼謂之正中庸言性以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此心法也心之發動者意也視聽飲食者身也正

心之功非屬於意非屬於身者也事物未交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萬誘不敢干也忿喜憂懼一無所有而吾心之本體㝡如也易曰艮其背曰介于石曰寂然不動曰退藏於密皆心之義也後之儒者以靜歸佛以虛歸老譬則舉家珍而委之地也言及靜虛則以爲疑於老佛而避之譬則家珍爲人所竊欲復之而以爲嫌於盜也瞬目而不敢一盻豈不悲乎是時王文成以論學名世悅文定溫恭而慧也目以爲聖資文定以編修歸省問贈言時甚少文成臆所學而贈之曰古之君子有所不知而後能知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文定知其且心攝之也報之言吾何敢言知乎哉至神者天也至明者人也至微者心也吾皆未得而知之吾何敢言乎哉夫天之道明善天下而無視聰善天下而無聽是故天之道微顯而闡幽非微顯而闡幽也天於天下無顯無幽也有聲天聞之矣無聲天聞之矣有形天見之矣無形天見之矣其何顯微之間之有人之限於耳目者自其所不見聞而謂之幽天惡其若此也故從而闡之而微之斯其損益盈虛之理也何謂至明者人

曰其以耳目見聞者愚人也達者之見聞則同乎天矣是故是非善惡愚者疑而達者覺矣覺者辨而疑者釋矣疑者釋而天下皆覺矣是故天下之事乂而無不定何謂至微者心曰慮萌乎中非至精者弗察也弗察則不能知吾心不能知吾心則不能知人不能知人則不能知天不能知天則不知所以畏天不知人則不知所以畏人不知心則不知所以畏心心吾之心也而畏之猶未也況又不知所以畏吾何敢不知乎哉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其自知若是之明也唯孔子知之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知人若是之微也古之君子曷爲其無不知若此知遠之近也知風之自也知微之顯也是知之始也及其至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蓋是時巳嶷然自立不惑如此文定靖共含和清儉博達虛懷泛愛而人不恐欺夷易溫恭而非道非義不苟處也時時發憤曰髫齡幸有聞今顛毛種種矣行邁屢税誰執其咎題坐右曰爲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爲人當以天地之心爲心戒懼不睹恐懼不聞仁孝之道立矣羅文莊稱其德如金錫學探大本諸經說剔玄暢

贊其傳可必云王文成倡致良知之學遠近輻輳
頗欲偃一世以從已而文定與鄞人閣冢宰淵余
通政本汪都御史王友厚善沈思力踐殫意於古
淵學而卒各有以自立也淵自有傳本進士及第
入翰林充經筵官正德權奸迭擅國屏文事不用
本疏指切不見用乃疏乞補儒學官便養以自效
當道難之擢提廣東學官毅然以釐俗作士爲已
任恚巡按毛御史鳳不法舉劾之毛遂相詆旨卽
訊毛落職去而本内艱起復復故官提學山東巡
撫都御史王天宇嘗曰吾每有舉措或沉吟未決

思子華之風卽爲沛然蓋壯其臨義必赴若鷹攫
瀾趨莫或田撓也玉才高負勁氣沈毅重厚以副
使備兵臨淸稽供應減夫役豪猾屏戢以都御史
整飭薊州邊見西北邊彫耗賓將官掊尅所致請
甄別賢否明賞罰以治軍性剛正見㬎佞者疾之
雖仇讐不爾痛也已有過雖纖芥不自蔽云
張襄惠公岳字維喬福建惠安人弱不好美端嶷如
巨人舉進士官行人　敎皇帝不豫卧豹房與閹
竪三數人同卧起自兩宮而下皆不得問閹中外
以爲憂岳疏請以九卿科道入直嘗藥防他虞已

上南巡同諸司疏諫下獄與廷杖調南國子監學正嘉靖初召復行人歷主客郎中議禘禮所自出之帝無主名大學士孚敬欲遷合當之岳曰是不可強知獨以皇初祖設位儼然必有在乎其位者張不聽議上　御批署皇初祖位如岳言時孚敬首以議大禮結主知不謂見出岳下甚忌之欲羅致門下不可出僉廣西學憲坐所貢士廷試黜落七人貶廣東鹽課提舉歲餘起知廉州廉荒鄙寡文學不力農岳煦嫗撫字教之以田作興學造士躬爲講授省里甲浮費嚴珠池厲禁三年俗丕變士翩翩有中州風安南亂絕朝貢朝議將討之岳疏言自古夷狄惟猾夏則誅乃其自相攻殺不足爲用兵朝鮮李仁桂據高麗土擅命群臣請討之　高皇帝曰彼夷狄也姑令自爲聲教吾取其效職貢不侵叛而已故李氏世效職貢至于今夫李仁桂亂賊也朝鮮箕子所封土也若牽於文儒之議則當正九伐之法以復秦漢之故疆然　高皇帝獨觀昭曠之原一言而天下遂定今爲夷狄故勞師萬里討其賊而定之非中國之任也又反覆以天下大勢財用盈虛兵將強弱具言其不可

狀蹶入不報則治兵食立營堡計王師所從入水
陸道里之畫以待事會遷去而莫福海遣人扣關
言往張廉州安在是欲以恩信撫我也何可忘語
聞詔叅政廣東諸經畫所爲受降之策皆仰成而
安南平已征崖黎攻罷萬諸洞畢破之　上再賜
金幣尋以僉都御史撫江西屬歲饑設法措賑節
紓其財力奏留京折銀伍萬兩助賑又請折正兊
米数十萬石民饑不聳詔爲大學士嵩建延恩閣
供費僅如式嵩致書謝曰足下伯夷之所築也又
節大學士言工築費言謝曰愛人以德擢右副都

御史督兩廣軍討封川融懷馬平諸獞悉平之遷
兵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賜銀幣明年召入爲刑
侍郎御史南金言岳忠純果毅有古大臣風今賀
連反側不宜奪之去蓋刑部可闕右侍郎而兩廣
總督不可一日無岳也不果召又明年平連山以
兵侍郎右都御史開府沅討苗蠻卒于軍事具邊
防中兵尚書聶豹爲列上其功贈太子少保謚襄
惠蔭子賜祭葬皆中降特恩方鎭沅時邉臣競餽
遺用事者以自全而岳頗爲用事者所扼或諷之
少貶岳曰無以爲也寒骨稜稜第欠馬革一張巳

爾其他吾分自定人如之何卒先四月有大星殞於東南云岳長身玉立弘毅淵默讀書過目成誦終身不忘自丘索墳典以及子史百家莫不貫串精徹隱賾一時巨儒皆出其下忠信孝友之行得之天性學以宋大儒程朱為宗尊信傳註出入以度凡一切談說性命皆指為籠罩儱侗排之甚力一時賢智莫之能屈也作學則首以存養之要繼以動作禮義威儀之節而求端未發以為之本曰心纔靜即覺清明學須靜多於動至動而未始不靜庶矣其文章氣象宏裕謹繩墨根抵道要不規規於作者町畦而平正通達得於考亭為深所著書有小山類稿聖賢正傳恭敬大訓載道集皆有裨世教藏於家

呂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自少志聖賢之學潛修深造篤行慕古正德初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時閹瑾用事以公同鄉先致幣欲致之卻不受瑾數欲引自近公不應瑾怒欲中以危禍引疾歸杜門瑾敗復官上勸學疏及應詔陳言不報復引疾嘉靖初召復職上疏請溫尋聖學奉詔修省以十三事自劾皆格心責難之事大臣宰相之職議大禮

下獄廷杖左遷判解州旣至勤政惠民勸學興禮轉南考功郎解士民泣涕攀送不忍去陞太常少卿革教坊俗樂四方士趨講下問學者殷勤開誘引接無倦時海內講學者相望起然高談鮮實而公一本之於躬行語學者安貧立志而括之於愼獨六經四子探討精確皆體驗自得有前賢所未發者轉國子祭酒教先德行而後文辭揭儀禮可習者令諸生習肄表良卹患風教大行陞南禮侍郎士人就講於祭酒時不異也以災異自劾得致仕卒之夕有大星隕華陰鄉人哭爲罷市弔者千計四方弟子聞訃皆爲位哭致哀公嚴肅端儉篤敬尚禮以誠敬自虔及接人則和易可親言必由衷行必由道其確然自守人以爲合宋程叔子司馬君實爲一人云

許莊敏公誥字廷論襄毅公子也幼機神警朗十歲能屬文弘治中第進士授戶部給事中慷朗明直遇事斤斤斷決命清延綏倉芻中官出督者貪縱狀邊人懷之正德初毅襄入本兵誥引嫌避言路改翰林檢討閹禍作矯旨奪襄毅公官并竄誥全州襄毅卒奔喪歸靈寶終制閉門掃軌潛修遜覽

受徒論道泊如也以文薦起爲尚寶丞復引病歸十餘年嘉靖初起南通政司叅議一時江南人士爭趨講席問質傾心焉已被薦起翰林學士入侍講據經引史出入仁義陳古昔興衰治忽如指掌上甚嚮注上緝熙聖學四事一曰則圖書以明道原二曰主聖經以求道是三曰辨諸儒以袪道惑四曰屏雜說以防道害尋擢太常卿掌國子監祭酒事詔弘獎風節絀華抑競以經世爲士筌以尊德爲學軌一時人士翕然乎化之太學生有遐方旅襯不歸者三十人歲久名字漫滅則出公帑金

購地葬之賙其貧窶弗給者數拾人奏罷教職不稱者二人以災異應詔言大君爲天下神人之主情中節而和即用人行政咸順天和　上嘉納初文華殿左室列三教之師　世宗即位撤曇聃像易孔子像以木主詰因爲上具言皇帝王師之統上大悅於是尊皇王十八師正禩東向周孔二師陪禩坑向如詰言講中和　上說曰以已情達天下至治哉詰頓首曰幸甚孔孟設教多治情蓋性靜情動靜無所施功而動始可用力耳侍臣講無逸殿宴豳風亭詰具言民者天之心天心不離乎民

中宗以天命度其身治其民故無徃非天所謂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也　上曰善擢吏部左侍郎屬百司入覲踈清貨賂肅政紀京師一清擢南戶部尚書未幾卒諡孝友仁厚少學於伯兄詔兄卒四十年毋臨諱必哀又學于張僉事張卒于南貧莫葬也爲葬之又恤其孤嫠事襄毅公雖宦學成㮚㮚如也惟謹上冢必慘惻不怡其治經析相沿之臆言獨出已見謂宋儒分理氣爲大謬謂聖人以用世傳心法謂聖人之教務學也在動弗在靜所著補通鑑正圖書源性學序道統申原道王司馬廷相稱其弘益道術體認精確崔侍郎銑稱其投之合乎自然揭之當乎人心云

約論曰　明興　天子表章宋大儒所注經著令甲取士學子嚮風遵習視金科玉條尺寸弗爽貧而風俗質醇弘德間文治洽而賢哲輩出玄索淵造邁往獨詣各徃徃不株守程式矣非其相反造化之盛德日新適燕越者殊士風登恒岱者異海觀夫焉可強哉故夫天地睽而事同山澤睽而氣通學者守一致而慮百遵殊途而歸同可以語學矣

王應電字昭明蘇州崑山人也少有博識事奉常魏

恭簡公校受經僴然以聖人之道爲可學三代之
治爲可行宜心潛思閎覽博物尤篤好周禮蓋周
禮之廢久矣宋儒胡仁仲宏近儒季明德本各著
書指摘其瑕纍數十萬言而余壽翁吳幼清以爲
冬官未嘗亡雜見於五官取而更次之何司寇喬
新舒翰林芬陳中丞鳳梧各以其意爲訂次應電
嘆之曰是謂諸人之周禮可也豈周公之周禮哉
乃覃研累十數寒暑先求聖人之心遡斯禮之源
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推五官離合之故見
綱維統體之極因顯以探微卽細而繹大以爲百

世繼周而治必出於此而合也嘉靖末以兵燹家
燬困甚乃西遊吉安就羅中允洪先訂正之洪先
宿學斤斤少許可又頗留意於靜虛薄不省後五
年與居遊久乃稍稍讀其書禮敬之有異同爭詰
至累日不解蓋三月而後忘言歎以爲如盤根樛
枝附麗宛轉卽令白虎諸儒肆其巧辨固莫能媥
搖其中而凌駕其上也於是陳翰林昌積首以師
禮事之中丞何公遷爲刻布未訖工胡莊肅公松
撫江右好其書卒刻之而書行其自序曰周監於
四代建六官各率其屬以倡九牧以覆承生長而

斂藏之彌綸有容如上下四方之六合六缺一不合也以治教禮政刑事卷舒而闔闢之如六辦具而花成辦不六不成也大而王躬后宮進而朝廷圻輔遠逮五服四夷下至于昆虫草木皆六官共聞其政六職共理其事錯綜聯絡如束物之六札札不六不固也故一職修可以扶顛持危撥亂世而反之正六職修則天下大和萬物咸若矣是故天官之屬凡六十王者奉天道以理天下曰天王家宰佐王以奉天曰天官是故王宮后宮之事宰無不統宮正而下主宿衛及王之左右內宰而下主內政及后之左右也膳夫主王食酒正主飲宮人主宮室也典婦功主女紅內司服主衣服醫師主疾病無一事一物或出于他所違于式法者所以俾王躬及后世子率由乎天道也萬物皆天物故主制國用百官府皆天職故王統百官天下事皆天工故主贊王聽邦治而太府司會則贊其治會其職者也天官於虞為百揆六十屬皆在上之事天覆象也地官之屬七十五地之道主任養萬物地官之道主教養萬民是故四民異業而同教六鄉多士故鄉大夫而下庠序之教詳六遂多農故

遂人田里之教悉司市而下以教商冬官以教工
師氏保氏主輔導王躬而教其左右司諫司救行
畿內之民而教之者也地者土也載師任土者也
土均均人平土也封人制畿封國邑分土也門關
守土也倉廩土所出也虞人若上下草木鳥獸牧
人蕃育犧牲土所産也虞廷司徒掌邦教后稷布
百穀益虞而周禮並屬於地官成周時距洪荒遠
地盡闢得兼之也諸官皆邦本之事地載象也春官
之屬六十六春主和宗伯掌邦禮主和同天人之
際曰春官禮秩序皆天命天府奉若天道也禮莫

大平奉天大卜筮人占夢詳祲焉相保章聽命於
天也典命典端司服巾車司常禮之秩叙也鬱人
司尊彝司几筵行禮之器也巫祝致禮之詞也諸
史守禮之官也禮必有樂大司樂播樂以和禮也
兼教王世子及造士於禮樂世婦內外宗教六宮
以禮也送死大事家人職器專其禮也虞廷命伯
夷典禮夔典樂龍納言周禮合于宗伯六十屬合
敬同愛春生象也夏官之屬六十三夏萬物盛長
大司馬掌邦政主天下之大事故象夏量人遼師
制畿封國也職方氏施貢分職也都司馬家司馬

簡稽鄉民也司勳司士諸子進賢興功也四者政之大者也政者正也大僕節服氏格王正事也司士正朝儀之位正朝廷正百官也九伐之灋正萬國也服不氏而下正禽獸也兵司馬之用器馬其乘畜車止爲環衛行以載者也有司甲司兵司弓矢以修之有馬質校人戰司馬以駕乘之戎僕主御司右爲右射人主左以御之環人挈壺皆事于兵者也兵莫大于自衛守險虎賁旅賁備輦轂以衛王掌固司險掌疆設險以守國者也兵莫大于防微懐方合方訓方制治于未亂匡人撣人消患于未萌也司爟主火夏氣也弁師首服夏象也六十屬使萬物各正品物咸亨之象也秋官之屬六十一秋以灋則夷萬物司冦掌邦刑亦法則夷物故曰秋司刑以定辠司刺以参伍赦宥掌囚以拘繫司厲以收奴掌戮司圜以收教皆刑官也遂士縣士方士訝士朝士各掌其地之刑也司隷禁殺戮禁暴氏野廬氏蜡氏雍氏萍氏司寤司烜條狼修閭御枚主巡察布憲主警戒司約司盟主結信皆禁於未發刑期于無刑也司民掌民數何也主刑者民之司命當好生以爲心殺一人而民數斯

缺也刑敢不慎乎朝大夫都則都士家士以灋則駁圻內也大行人掌上下邦交之禮使各止其所和莫大焉是秋之德也又主以刑誥四方冥民已下十二官施灋刑于禽獸也職金五行秋屬金也舜命皐陶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俾作士蓋兵刑兼掌之周禮刑屬司寇兵司馬專之蓋中古政刑繁勢不得不分也秋官六十屬皆主裁物之過萬物各正性命之象也冬者萬物之所終也司空掌邦土天下之治所由成故命曰冬官冬官職屬今亡考工其一屬考工記其經記也天文室壁未有

土司空土公二星主水土殃咎司空象之故冬官屬當有掌大均之事如土官之徙民者當有善景相覲卜以疆理四方如召伯之世執其功者當有工師統營造諸工當有梓人統制器百工如記所云者夫百工之用則財至夥矣不澮則濫不節則淫而器府呈象於天故冬官屬當有器府與九府金是百貨之所通也天東井主水衡地官有川衡澤虞惟獨主厲禁財賦故冬官屬當有匠人主決濬治溝洫通津梁如記所述者是水土之所治也冬狩曰大閱於軍禮為備天文壘壁陣見娵訾之

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壘壁氏主營陣之事王畤巡自東岳抵南歷西冬北狩而一終天文河鼓閣道見玄枵之次其象也冬官屬當有其官掌巡守之事冬官之職曰任百官生百物禹作司空六府三事允治惟乃功其事也冬官屬當有官總六府而考其功書立政有準人準者法也取水取繩取平直之象也冬主水當屬之冬官齊律度量衡與夏官量人聯其職冬主閉藏禮有斎夫當屬之冬官掩閉室廬収藏積聚以封守鍵閉為其職冬主史事古有柱史左右史以記事當屬之冬官記言記

動記邦之大事與太史御史聯其職北虛危主死喪水五行屬冬于動物屬潛鱗水所自出而利慱宜皆有專官司空主之空之言空也相天下之勢所空缺而修治補助之是冬官之義也作冬官補義夫天萬物之祖也懸象著明而品類畢陳矣豈獨冬官五官皆法象於天是故天文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多不可損少不可益南不可北左不可右是六藝之旨歸王道之權輿列聖所取衷焉而不違者也是故中垣紫微王大內也上垣太微三朝也六垣天市市也兼國中矣禮中王國以為宮前

朝而後市蓋本諸三垣故大帝后太子庶子皆列
象於紫微天樞天極天子為天下樞無為守正而
四嚮拱之象此者也五帝座卽王五寢華蓋覆之
環之匡衛十五星宮伯所掌八次八舍為王宿衛
周廬者也勾陳旬四星天皇處其中王者聰明膚
智而前旒蔽目紸纊塞耳恒居隱以主顯象此者
也天乙司戰鬭吉凶太乙主陰陽水旱是帝天之
神也天理主平刑獄陰德主施恩赦是帝天之德
也尚書主出納王命為王喉舌內史太僕象之柱
史左右史也四輔師保氏之任王之友臣也六甲
主布政授民時太史象之天柱主晦朔晝夜之叙
馮相氏象之御女女御象女史佐后禮事而記其
善惡者也北斗主出號令定紀綱運旋中央臨制
四方建四時均五行為七政樞機是道揆所出執
其臨制之柄也天明則日月不明故勢不欲明
古宦官竊柄而勢明因遂為刑餘占輔一星大臣
象也有三公三師所以襄王於天天子師而不臣
者也舍是則無以為天下紀綱文昌位斗上欲明
王者敷文命于四方法文昌也天理居斗中欲晴
王者神武而不殺法天理也太陽乾德天象與

昴太陰坤德地象相爲配者也君道主剛有玄戈
主斷有天鉞主威四方伐暴亂天棓其前驅也天
牢貴人之牢有八議故以不見爲善內階升降之
納陛天鈎輿服法駕象也天厨內厨掌王后之饌
屬膳夫內饔及饎人天床女床則六宮枕席牀笫
之司也八穀農本務天生德扶筐后妃親蠶之器
列內垣王親耕后親蠶爲天下先故象之也傳舍
主四夷驛館不欲明明則胡兵入太微兩垣凡十
星曰太陰太陽中華東西華左右掖門若端門是
天子之九門也五帝座天子日眡朝之位太子儲
嗣從列馬有幸臣小臣御僕之象也虎賁從官郎
位郎將皆列象其中有三公九卿常朝者也有五
諸侯五方諸侯之入覲者也謁者司士象擯諸臣
特揖旅揖者也內屏王宁扆常陳其儀衛之仗也
鼎國神器台國大臣大尊天子尊屬貴戚也少微
賢人在下僚者亦東宮屬明堂標布政之宮靈臺
所時登眺望雲物而舒欝滯者也天市兩垣二十
有二星象王畿垣中侯星則畿內諸侯也有帝座
象王親治其畿內有市樓司市所涖思次也斗斛
帛度列肆車肆屠肆皆列象其中其宗星王同姓

及子弟食采畿內者也宗正所以叙玉牒正宗法宗人即都宗人家宗人治禮事者也女牀后六寢后六寢在天市何也王主天下之陽教后聽天下之內治王立朝故太微象朝后立市故天市有寢且是天下奢儉貧富之原也宦者四星內小臣之職員四人其象也天紀市法織女典婦功之職也周之興王后夫人必躬親蠶織象此者也七公鄉老鄉大夫之象古刑人於市故貫索者賤人之牢也罰星附之梗河招搖司甲兵漸臺主晷漏保章氏之職也是三垣之象也東方蒼龍七星首龍角

角君象主王正月行政故象之也攝提協時月進賢與賢能也天門陽門南門者天地始闢王者所爲闢四門也天田耕籍亢主章奏曰踈廟是廟堂通塞之候周官復逆之任也頡頏主赦有折咸主戢兵平星主和政刑皆春生象帝席主宴樂樂嘉賓亢池平道達水陸之道也庫樓即天府大府在庫門之內者樓中衡星王府之藏関石和鈞者也氐者抵也天行始於東故氐爲天根太子象之爲東宮天乳乳母象王后妃不自乳其子也騎官國大事合國子而用之者也騎陳有將陳車兵車車

騎其馬乘也車有輻故有天輻屬氏者太子行撫
軍守監國故車騎甚設所以爲天下本也房天子
後寢鍵閉鈎鈐其管籥兩咸防滛泆之戸謹內外
者也大明生東故日麗焉日君德象也大火三星
曰心見天根亦天子象人者天地之心天子以天
心爲心故象於此也從官巫醫屬積卒衛士郎官
人掌六寢之修者也尾主后妃御叙於王所神宫
其解衣內室也東方者春產萬物嗣續之道也大
子問安視膳以孝養故近之欲其毋遠也箕以糞
又揚穀器尾而受之箕明婦無外事也木杵舂糠
星附焉夫讒邪未有不自其骨肉間而始者故箕
主口舌此天明之微也天江者大江之精天淮者
淮河之精東南水之委故象之也魚鼈龜附焉夫
天之道南陽明而北幽陰人之事嘉禮屬陽凶器
屬陰故坐必南向寢必東首塋北方北首之道也
故玄武爲虛危主死器祿司官祿危司滛泆非司
過失哭泣主倚廬悲哀敗臼主災咎墳墓墓大夫
所掌百族兆域壘梁家人所掌公墓之地也人萬
民之精天之司民周官獻民數而祭之者也正北
方子位於易先天卦位爲復貞起元之象也人生

於寅而胎於子故象之天錢十星規圓象　九府循
環流通以爲百貨極坤陰方主利故象之也斗酒
器古爵人於廟故主薦賢良而受祿斗以酬酌之
也天弁天子冕弁建其都闕天籥主國家秘書皆
春官天府之事故列象於丑寅河皷天子路皷天
桴鼓之主刻漏鼓鼙之事左旗右旗天子之大常
也夫天下本務在耕織天田九星井田象牛農丈
人耕具也驪珠女所獻之工離瑜女服飾也敗瓜
瓠瓜場圃之所產狗天鷄民所畜也制田里教樹
畜之道也羅堰主潴畜九坎爲溝渠天淵其泉皆

主灌溉也十二國天下之諸侯也天子非巡狩澤
必有壅而不宣者故於此象之王狩所謹在道路
津梁所嚴在旗皷車乘所重在人民溝洫樹畜故
象之也閣道從紫微絕漢抵營室則天子遊幸別
宮之道也王良造父者御官前四星天駟也策御
官所執者車府天子五輅天廐校人所養馬者也
天津津梁輦道馳道奚仲大御之官也王至尊道
路舟車加嚴焉故象之象之者謹之也壘壁陳有
羽林北落有鈇鉞有八魁天綱武帳也天海四海
之精北方水所都也雷電霹靂雲雨皆有星其垂

和候之王師動如雷明如電威如疾霆澤如時雨而藏於北方北宿故兵主戢也故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象此者也室昏中而營建定方中是也百工五材惟土木爲費鉅土司空主之蓋屋土公土公吏其屬也杵臼治穀東壁天下圖書之秘府也壁南爲奎天子武庫庫南門軍門也天大將軍大司馬位婁主苑囿犧牲爲牧人左更虞官右更牧師也天陵主山林丘陵又盜賊所依死亡所瘞故亦爲兵疫占積尸陵中之尸也隱暗吉天苑主養鳥獸天園主蔬草木鈇鎖主刈芻藁營其畜牸之所是囿人場人委人之職也萬物成於秋故於此爲脩胃五穀之府天廩待廩也天囷揔所納天倉天庾粟入之所藏也百穀登於秋故脩之夫天道秋爲殺地道西爲金小刑爲刑大刑爲兵皆所以裁物之過而制其中也故昴主刑獄主兵又名旄頭主胡星西兗爲口舌卷舌天讒在焉比於刑者也天河者濁河之精天舡主舟楫積水主水災畢主邊兵附耳主聽得失伺愆邪察不祥天高主望雲物觀邊警也天街南爲華夏北爲翟是天之所以限華夷也天關主邊防爲日月所行五車軍器

孝四二六九一

府兵出入以桂出入車內外占之天潢主輿梁咸
池主陂澤池沼天節周官掌節九游司常所司也
九州珠口象胥傳譯之官參中三星爲中軍正中
大將旁二星參謀象也二肩左右將二足前後將
伐將柄也觜軍藏之府坐旗天子大白旗參旗大
將旗司怪候軍中災祥者玉井主水泉軍井行軍
之井師徒所取給也軍市行軍之市野鷄精貫師
也闕丘下有狼主盜賊弧天弓也矢常屬狼當狼
胷天狗横河中皆備防井主水衡主平法令物平
莫知水水位水府四瀆之精在焉鉞附之以斷也

北河爲北戒曰胡門主攻伐之國南爲南戒曰越
門爲陽國禮樂之國也六諸王爲宗藩位五諸侯
天子所建以任養萬民者也天樽飲養器以養老
丈人其人也孫子二星侍焉其老人則占大人之
壽考者也鬼主祀事中積尸象神天廟祖廟天社
天稷社稷之神也積水積薪主水火之齊給烹飪
爟火周司爟司烜供明水火者也後天位西南坤
方萬物皆致養焉養莫大于敬老恤孤追養而繼
孝故象之也柳主雷雨草木精藏于北而見於南
又爲天厨主烹燕酒酒正也天記主禽獸牧人

牧師之職也外厨主烹宰爲外饔豪人七星四鳥頸文明之會也主文繡軒轅南大星女后左右星三夫人以次而北者嬪御之屬也午而隂妬故以爲后妃之宫軒轅曰權大微曰衡后主内政以弼王故命之内平主執法平事天相内宰主佐后禮事者也張主珍寶御服主掌次翼天子樂府也夏大合樂故象之軫主車騎任載軍出以爲占長沙子三軍之命器府工肆百工之事及季春咸理故麗于此也冬而效功土司空掌土之天文爲星千四百六十五爲座二百八十三其大義數十其文

五千宇宙事如眎諸掌矣王人明此體道以奉天人臣明此陳道而佐王占天者因其體之聚折隱見與七政之所宿離客星之所乘見參之以十有二律之徵紀之以十有二星之舍其災祥亦居可知矣合而凝之存乎德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作天王會通壘高者下爲基生民者地爲本疆界離靡分畧具存述治地事宜軍與行司馬之職既缺東漢罷都隷而古陳晦衛公變七軍而八陣亡本風后推尚父述握機經傳盈領吞者不知易牙之味一指障者不見泰山之形鹵莽

自賢敢於非聖毫分縷折作非周禮辨古左圖右書凡書所不能言者非圖無以彰其形凡圖所不能道者非書無以盡其意此古人所以不偏廢周禮有圖舊矣冕服爲男女之形而章服畧丼也爲大方隅而溝洫亡則亦奚以圖爲哉今圖理原於天文道行於地里統紀於六官分合立極於都宮朝堂郊社宗廟以萃人心閭井伍兩以固邦本封土制祿以貴貴建學立師以育才命德有冕服車旗討罪有軍旅田役畢爲之圖以見意復爲說繫之作周禮圖說嗚呼周官三百六十屬洋洋乎廣大而精密茲敬爲傳詁詎欲泥其迹畫如所設置耶時異勢殊如王后夫人於尸賓獻酬朝覲聘享天子於邦君送迎揖讓茲爲必不可復者矣乃若師其意不師其迹用其道不用其名五常並立而不遺七教兼陳而不悖則固與天地相爲貞觀日月相爲貞明者也準今於古庶經治有抵而得所取衷焉作周禮傳序以爲書名不諭於象胥古文大壞於斯篆以楷翻經文乃并斯篆而亡之汪瀾一決謬將何極據說文所載譌謬甚者加訂正爲之防述經傳正譌應竃於研經最力初讀時疑

者率十之三四次以漸融釋最後疑者猶十之一
二乃豈不寘思獨劄記時寓目焉久之理自呈露
而煥然乃其括在以經而觧經盖所自叙如此應
電書既傳而遂卒陳翰林昌積實爲之經紀其喪
君子曰有終
李經綸字大經建昌南豐人生而岐嶷有文在其手
墳起方如印章讀書好研精自負以明學爲已任
補邑庠弟子員赴鄉試即上書當道言當待士以
禮無制士以苛法藉令峻制苛法盡革懷挾之弊
而使志行之士如吳康齋陳布衣者睥睨其間避
匿而不肯出無寧踈於防檢使志行士或由以進
也於是制稍寛久之不薦乃棄業而大覃精於六
藝百家之道術作詩教考以爲詩本舜典教冑子
依永和聲以調劑其直温剛簡之性而歸之六德
本禹謨九功九叙九歌之勸以終其修和永清之
用而成治功是詩之所始也先王因人情而餙之
以禮義用之祭祀宴饗賔客燕閑以養人之性情
移風易俗使人日遷善遠罪而不自知是雅樂之
道也而天下之人依倣樂辭爲詩以言志則善惡
美刺各緣其風習之所漸而爲言於是王者命大

師於巡狩時陳之以觀風以行其黜陟而設教是則所謂風也虞夏商之詩不傳惟商頌存者五篇而三百有六篇皆周詩蓋詩莫盛於周也詩三百惟周南召南及豳七月二十五篇正小雅二十三篇正大雅十八篇周頌二十六篇實成王周公時所作其餘則康昭而後大師隨時采録以備王狩而學士游息時習之亦時用之於宴會賦荅至孔子時多至三千餘篇蓋蕪濫甚矣於是孔子欲繼周公之志本其時風雅頌之正者而删考太史之所録取其樂不淫哀不傷美可勸刺可懲者以爲經彼美而非善怨而非分畏而非恥善惡不足爲勸懲者則删之故其論詩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其告顔子曰放鄭聲此删詩之旨也漢儒求其數而不得遂襍取逸詩之傳者足之失其義矣或曰惡者可以戒是觀風之所存也不知存經之與巡狩也不同彼巡狩之時蓋善惡相形而誅賞繫焉故可以著删經而存之初學何知無乃爲導亂地乎或曰教春秋善惡並紀庸何妨不知春秋紀惡必著其敗禍之應而加之褒責之文聖人録刺詩之義也桑

中之作豈其例哉不敏懼漢儒誣經之非或啓後
世廢經之禍本舜禹周公孔子立詩之意其無益
於天德王治之粹者削之至於經之大旨剖拆之
微辭則集傳有罔極之恩焉作禮經類編以爲昔
者先王之制禮也有三曰儀曰曲曰官所以品節
乎仁義而舉人道之全體也其見諸動止食息日
用之則彝倫愛敬曲折之施愛憎取舍進退死生
之節皆禮也而曲禮三千出焉其愛敬吾身以及國
家天下舉大事以昭志會衆體以成名皆禮也而
經禮三百生焉其立政裁物定法以爲天下守皆
禮也而周官六典作焉曲禮三千地官所掌五教
之目也經禮三百春秋所掌五禮之目也周官禮
三百六十則命之官以立政裁物而綱維乎二禮
也記曰禮有本有文又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制
度其周官文爲其經曲乎是三禮之義也後儒不
達以謂儀禮爲經而禮記爲之傳儀禮著矣乃其
不傳儀禮者何爲乎三禮考註指周禮儀禮禮記
言之也而昧於經曲制度之節混三爲一故義例
多闕而無章不敏切竊聖言之緒得分度於星辰
得條理於河漢以類編禮命之曰禮經類編爰首

大學猶五玉之有玥也爰次曲禮或小而近或重而實也爰次儀禮又次周禮各有正經别經逸經增經而傳各類附焉爰次通傳統三禮而爲言者也四圭有邸受之以中庸終焉記爲之正所次官爲之正所亂尾置庇復之言曰外紀凡二十九卷一百二十三篇當是時王湛二公以論學名世標古本大學爲教宗天下靡然從之經綸弗是也申程朱之意爲辨作衛道録作大學稽中傳以爲聖賢之學其主曰思誠其志可立也其道不可強也命齊而氣五性齊而質五盈虧相形而質之強弱生焉虛實相乘而氣之昏明異焉故學先之於窮理而後性可得而盡也然必充萬物之說則古今書傳累千萬卷海山形色累千萬種胡可悉辨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即上智且難之以此爲教是天下之絶學謂心之靜定虛靈即道謂身造物理爲格物謂致吾良知正天下之事物爲格物無肯積漸徑逈光弘乃至人人自聖信心任情陰宗禪說以陷溺高明援儒入墨以蔑棄經典是天下之罪學不知先王之教盡人道而已矣意心身家國天下者物之名其誠正修齊治平者物之理物

有本末者是物也窮理者窮是物之理也行主知資者學之本知漸行漸者學之法行熟知精知明行至者學之效是故意物也窮乎其所以誠之者而意之物格矣心物也窮乎其所以正之者而心之物格矣身物也窮乎其所以修之者而身之物格矣家國天下物也窮所以修齊治平者而家國天下之物格矣物格而知至矣故聖人之立教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學君子之致知也誠正修齊治平之外無餘格其理盡於禮樂詩書其用通乎中材上下蓋上之而幽明今古靈蠢動植之

神窮則上智之能而先王之所不貴下之而誠正修齊治平之事闕則下愚之陋而先王之所不齒逃焉去之爲左道怪行以譸張民聽則先王之所必誅者也是天下之中學也今晦庵之論格物也大而寡要是見條目知行之分而不見綱領知行之合也經文不言敬而敬之理備焉主一無適之謂敬其好惡之誠一者乎常惺惺法之謂敬其心之靜正者乎整齊嚴肅之敬其修身之始事乎以斂天人以攝動靜以篤倫理其修身之終事乎合之以敬是徒知主敬之先於致知而不知誠正修之

即敬也然其主之以敬也立本者也其言窮理者致精者也謂非孔孟中學之正傳不可也乃若象山之學則不然謂求放心即可以擴充知識則信已不求中之病根也然猶未以明善爲非也再傳而爲白沙則知一已矣守一已矣聖人之教事物之理不言明矣三傳而爲陽明子甘泉子也則趨中而未盡者也陽明子曰知行合一者也推吾心之良知以正事物良知即明德正物即親民也是知致力於實用矣然信心而不求中甘泉子曰格物者至其理也知行並進隨處體認天理至之而已矣是知言明善矣知求中而不信心矣然不以至善爲事理當然之極而謂爲吾心中正之體人心未必皆中正也亦歸於信心而已矣蓋昔者聖人既竭目力焉制宮室以奠民居制冠裳以文人體制稼穡以養人腹制舟車以利人行制干支曆法以經天導川畫野以緯地範金合土斷木以利器嘗草木金石之劑以制醫而天下之人能備矣是聖人之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事謂之學其能傳能學也固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則天下之妄

言也聖人既竭耳力焉審清濁以辨五聲定高下以制十二律備八音以極旋宮之變而天下之和氣宣矣是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人以覺其事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又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而可以自能其事又天下之妄言也聖人既竭心思焉通乎天人之故而知曰命曰性至精而不可遁也曰道曰德至純而不可瑕也其設中于心也則定靜虛明以立性之體其執中於事也則盡己盡人盡物以達情之用是故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於是乎造爲典謨爲訓誥爲禮樂文章以成化天下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由是取法焉若是者尤聖人之能事也傳是以教人者謂之師效是以覺其道謂之學夫其能傳能學也亦人之良知也謂天下之人率其良知不窮理而可以自能尤天下之妄言也夫人心之良孰不有知但所謂良知者不中而不全耳夫愚雖聖君子不由楊墨雖賢君子所惡謂其不中也仲子知廉而不知孝王祥知孝而不知忠謂其不全也今曰良知即聖也吾心之中正即天理也徒使人猖狂妄誕亂德

迷心而已耳且夫六經之言學自說命始而言知行者亦自說命始傳說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於古訓乃有獲夫求多聞者於古訓而學之也以建事而有獲者得至善之理也則多聞在建事之先矣又曰知之非艱行之爲艱言君子行之爲貴而徒知不足以爲行也知行雖有輕重而先後之分又明矣故大舜之言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其戒禹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而必稽衆必舍己必不可以弗稽弗詢者誠不敢信一己之聰明而壞天下之中正也夫然後道脩全美允執厥中而可以爲天下後世法令之言曰人心自有良知也聞見知之次也求理於萬物是義外也是蹈襲也則堯舜之稽詢傳說之多聞學古非歟其原誠意曰意非心之發也心之發則情也意從立從曰從心心立欲爲之意而非爲之意而必爲之主宰乎知覺之中也寂者心之體而主忠以爲之根知天之德卽我之德而意專主乎天德立心以的之閑邪以存之是寧靜之中而精神之有所注者也感者心之用則主信以爲之幹知人之道卽我之道而意專

主乎人道定其向決其趨盖攻取之中精神之有所守者也無事而靈根植焉畫一無二而好色惡臭之幾明有事而美榦達焉致命遂志而好色惡臭之幾決故不知意爲身心之榦則視之也輕不知幾爲萬事之本則其功也畧我圖聖功莫先誠意作誠意原其正心原曰心也者神明之舍心不可以專神而神則寓宅於心者也神貴靜靜則性全而仁義之體立神貴明明則思睿而仁義之用行曰寂曰明而心之本體正矣欲多而蕩動極而昏事物無形虛靜以養中可也而常情有無故之感事爲之著安而和行可也而常情有物勝之動於是乎昏蕩生而寂明者失矣此固無主之心而心失其正者也若夫意存乎天理而無私妄難以絶其根意存乎天道而利害得以衡其志其爲昏蕩一也邪妄絶矣而可爲之事不免生心以繫事利害忘矣而欲爲之事不免持心以必爲非邪妄利害之私而終留喜怒之形聲亦不可得而寂明也然則寂明無累者其惟聖人之心正乎方其静也物之未感我之無情至虛獨覺而影響俱無也及其動也姸媸在物精凝在我至靈常止而好惡不作也

其復而之靜也與化俱徃賓去主存而又影響之俱無也是正心之義也或曰何思何慮聖人無故而不感忘食以思豈有故之感乎寂然不動聖人有心而無爲不思則罔豈無爲之心乎聖人之心所不累者身之情所欲察者天之理無思無爲者洗心以神德思慮作聖者精義以窮神累情之心爲意必意必則私私則動精義之心爲性命性命則公公則平何動之有哉朱子曰靜而常覺動而常止此人心之妙明道曰所謂定者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正心之謂也心與意誠與正相似而難

辨也作正心原其修身原曰君子之動也通萬物於一身則理一而仁存散一理於萬動則分殊而義盡是故恩者當親而美者可愛也下者當賤而惡者可惡也貴者當畏而尊者當敬也死者可哀而窮者可矜也橫者當敖而卑者可情也以忿恚恐懼好樂憂患之情而行乎五事之中修其辭則有溫有厲有緩有速有語有默有予有奪而謂之仁義之聲動其儀則有嚴有泰有張有弛有止有作有操有縱而謂之仁義之形八聲八形之用行乎五事之中有輕重長短兼施並用之妙不是之

家有任情任氣而失之者矣故度乎事君臣父子之則有本然之權度焉恩以爲主者必義以裁之而後止義以爲主者必仁以和之而後行是修身之義也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此之謂也故致知誠意正心特傳者見工夫之全用修身齊家治國繫傳者見功用之相因修身以上聖人之學猶可傳也齊家以下聖人之道不可行也學可傳故道明可兾其道不行故善治無由舉而措之存乎人耳是故興孝興弟之心今之民即古之民也絜矩公平之道古之法獨非今之法乎禮樂教化治之具也賢才治之幹也生養治之基也有凍餒之民治具無所措何以爲基有儉壬之士治具不可張何以爲幹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嗚呼知人則哲而九德之旁求務莫先焉者也安民則惠而府事之修和用莫急焉者也傳大學者先之仁讓孝敬終之以用人理財其旨深乎諸皆其指意云爾經綸既遂詣於宋學殊自喜以爲繼往開來在已也念時無知者會羅文莊欽順著困知記闢王湛甚力辦心性之異以爲是儒與禪之所從異也與經綸說適合則大喜亟走書陳所學質是之而羅

公名祿碩望方恚時學好招徠引取峻自防不輕
有容接而經綸未一面輙以書辭文幅尺過後沮
抑之經綸乃大望走南都謁黃祭酒佐以稽中傳
質之佐頗容接然不甚異也其後倭寇南浙閩天
下頗洶洶益憤憤以爲是司兵者未知兵也則條
時務七事詣撫巡藩臬獻之竟不遇行詣越道中
暍而卒經綸衿莊好禮學其論禮可俟之後聖然
性剛果詆近學過適不載載其自成學者於篇
約論曰予曩與南豐李生游見其莊儼端確如其
言敬之及讀其所爲丮稿悲其意其論三禮卓乎
姬孔經世之業矣間治周禮滕然得王子傳讀之
精詳與傳通天人之紀何其達也乃皆老死一經
生可不謂恫哉王書成得胡莊肅羅春坊而始傳
乃李竟丮丮也羅文莊於李學特近相求而不相
遇悲夫

中华古籍保护